157
17
21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書類
一函
三一〇架
三號
一冊

近藤元粹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五十六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晉　杜氏集解

唐　陸氏音義

秦　鼎　校本

近藤　元粹　增註

襄公　起卅年　盡卅五年

尾張

伊豫

經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吳子在レ祖、晉以二諸侯ノ往キ會ス之ヲ一、故曰レ會レ吳、吳不レ稱レ子、從所レ稱也、祖、楚ノ地、○祖莊加反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レ祖、會而滅レ之、故曰レ遂、○偪甫目反、妘音云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

惠棟曰、祖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案、京相璠云、祖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泗、謂之祖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祖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召南曰、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乎、杜云楚地、由後遡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祖水、即此祖也、前志楚國疏諸侯會必自言其傳陽、故偪陽國、是祖其爵、盟必自言其即近偪陽之地、既會名、故盟得以名告于祖、即滅偪陽耳、神會得以爵書、毛奇齡曰、吳子壽夢、今吳未開諸夏之即後稱吳子、來者其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稱子外之也、與成不知以爵告衆、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林注、滅偪陽、逼吳十四年會吳于向、並晉往來之道也、

同、　惠棟曰、釋文云、偪、徐仙音甫目反、棟案、徐音是也、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皆作福音也、
安井息軒曰、荀罃不書、師無功、告辭畧耳、
林注、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郝敬曰、傳文此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光遇弑附會之

諸侯之適子、禮以皮帛繼子男、今光當列小邾之下、是其正也、伐鄭此三駕之一、
兩下相殺兩稱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是也、凡言其者、其所有也、大夫非盜所有、故不得言盜殺其大夫、
張氏云、柤楚地也、今會此、所以通吳之去路、　十二年吳子乘卒、是壽夢也、吳言多發聲、壽夢一言也、與乘聲小相涉、馮云、乘叶崇、夢叶崩、互相叶、一言為乘、二言為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晉、戍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

增註

也、不敬不免、遂成逼套、
服虔曰、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
中井履軒曰、封、謂以為之私邑也、非建國附庸、
惠棟曰、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郰、酈元引作鄹、論語同、案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曰、郰魯下邑、孔子鄉、
倅頤煊曰、服虔云、抶、撅也、謂以木撅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

校本

壽夢、接杜以壽夢為吳、鍾離非期地、蓋光與邾莒等會、杜且書月廿六日、月一日、月四日等者、欲証前年閏月為門五日也、
定六年、諸侯唯宋事晉、是宋終事晉、
重、重載車輦、人挽之行也、此車行載器物、止為藩營、
縣門、吊門也、發機則閉、詳莊廿八年、
發、猶下也、

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相息亮反、下同、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堇音謹、挽音晚、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抶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

也門者下屬爲句案疏名紇字叔梁古水經洙水注引傳云人名字並言者皆縣門發鄹人紇抉之先字而後名服云以出與服讀同　息抉撅也謂以木撅軒曰門者下屬殊少　抉縣門使獘令下意味杜注爲長　容人出也

正義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惠士奇曰甲覆楯非覆輪當云立之大車之輪元粹案正義是也惠說似不通　惠棟曰高誘曰軍二百人爲隊司馬法云五人爲伍十伍爲隊是又以五十人爲隊國語曰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故杜據以爲說　履軒曰一隊一列也不必百人也或十人或二十人亦是隊故此不必論人數可也　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

疏言其當百人也大車輪高九尺立此以爲楯也隊本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晉語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想菫父其一人

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縣音玄下同　郰側留反　紇恨發反　抉烏穴反又古穴反　出如字一尺遂反　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虒音斯　櫓音魯　楯常尹反又音尹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邶音佩　主人縣布菫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堞音牒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隊直類反　復扶又反　三息暫反又如字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斷徒亂反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

人也　元粹案隊不論人數爲是雖然其非一人則明矣今狄虒彌以一人當一隊所以爲勇也

初與晉侯定議然後以其事告罃今至班師則先告罃故怒之曰汝欲移罪於我而曰罃實命還師命成命也

息軒曰言女固請伐偪陽若不許恐女亂我命是以勉強從之不敢違女所請也　履軒曰武守謂武毅之執守未及功注非　朱彬曰史記樂書令守拊鼓張守節正義守待也彬謂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言女既無武備以久待之而又欲以班師治余之罪也　元粹案武守中井說爲是餘宋說得之息軒云易施也延也言又欲施延其罪於余不成語　履軒曰重任以負擔而喻

是此人也指罃字氏云爾乎猶言於爾即與心乎愛矣之乎同言軍不勝必於爾取償也謂將罪之兵法守城用礌石以擊攻者子建征蜀賦下礌成雷榛殘木碎

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班還也　知伯怒知伯荀罃○知音智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机本作几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女音汝下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爾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羸劣危反　任音壬注同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月四日　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　甲午滅之

也、案爾乎取之、校會非征伐之事、偪本引字鼎可從、 馬陽又無大罪偪句宗璉曰、服注以鎬爲於會請之、故非之矢石、呂覽貴直論高也、遂者非善惡之誘注、矢箭石砮也、元名而此遂則有非粹案高說是也」 履之之意、光昭宋國、軒曰、自會者、以釋遂啓開疆竟則羣臣字也、無非之之意」 安於晉君之賜、孔廣森曰、注以桑林桑林蓋大濩類、相爲殷天子之樂名、按傳昔大旱湯禱桑成湯遭七年之旱、禱桑林社、得雨、因名其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樂、附注呂覽武王有桑林之舞、蓋桑林使召公與微子盟者雩舞也、周官舞師云相奉桑林註樂教皇舞、師而舞旱暵名也莊子、有桑林之事、鄭君曰、皇雜五之舞、案墨子宋之禾羽如鳳皇色、持以桑林齊之社稷、男舞下文舞師題以旌 女所觀也、本社名、夏、其皇是歟、 履軒賓樂同禘大祭者、曰、禘樂蓋謂天子大敬之也、天子享諸

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禘之樂、注三年大祭、侯亦同、祭樂、劉云非、四代之樂亦非、夫蓋是周之亦造、諸四代之樂、本於明堂侯樂、謂時王所制位也、明堂位何足據大武也、舞初入建哉、又傳文明言賓祭旌夏、引舞人入、題用之、而注以爲群公識其列、房更衣之不得用焉、是群公輕」舍、於賓乎、謬甚、 按劉林注、我辭桑林之炫曰、魯以享賓、當時禮、之失、用之已久、遂以凡諸侯有四夷之爲常、荀偃士匄引過功則獻、中國則否、謬之事、以諂晉侯、使故諱之也、劉云、霍、聽宋耳、是劉氏徒知晉邑人、掌邑大夫、以享賓之失、而未知蓋爲附庸也、案栢以祭周公之非也、夫人左人中人邑以既僭禮、何用分疏、諸入名者多矣、說皆回護、不足深辯 阮元曰、宋本淳熙本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 元粹案舊本亦誤作師樂師也、今訂正、 古

增註 校本

夏戶雅反 識申志反、又如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卒寸忽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去起呂反、著張慮反、一除慮反、雍於用反、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見賢遍反、祟息遂反、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差初賣反、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人、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

賀侗菴曰、荀瑩不可云云、言我辭其禮矣、彼強用之、據此上文荀瑩辭、是明辭於宋也、其下荀偃士匄之語、此特退而見瑩獻捄永懷正嘉諸本其議瑩未嘗聽而宋皆二父、二父謂孔強用之也」馬宗璉泰二父也、物氏云、曰鄫元曰、汾水又南言二句絕、謂父子逕霍城東、故霍國也、二人也、其下細別

正義霍邑或稱霍父子所勝也、此說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漢書樊噲傳云、其攻霍氏、是知霍人邑名也、郝敬曰傳偪陽云云禮也、非無故滅人國、俘人君而以居族為禮、是何禮歟、其為晉人文惡如此、履軒曰、傳補正、楚令、猶云從文明言圍宋而注以楚之盟故也、為不成圍何謬哉、

兆如山陵、卜人所案楚令注非、校本引謂兆廣者也、故王

董父爲名、卜嘉其勇力、生泰不慈、事仲尼、以言、二父以九相尚、子

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毋宋地、○訾音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子斯反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

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

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孫文子

卜追之、獻北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繇直救反曰、

補正可從」惠棟曰、寇喪雄者兆墨則高誘曰、兆、契龜之兆、御冠堵喪雄矣從世所以占吉凶者也、墨圻入曰兆廣、吉元梓案北如山陵、岐出圻細曰兆墨、林注兆如山陵之多、凶、古人読雄與陵此與校本所引左繡為韻詩無羊、正月、兆廣之說同、可從、岡皆以雄韻蒸陵、是龍洲云有國如山陵、也雄大夫之象、言固也、蓋謂所征國、疏本林本侵作伐、難通、履軒曰雄將帥之象、故文子以喪雄疑吾之不利、定姜乃以為喪彼之雄、故曰禦寇之利也、蓋由出征生辭耳、鄭侵衛出征者也、衛陸云宣元年傳注人應之者也、非出征、競強也、今此亦謂息軒曰傳言伐而鄭師強競太甚、案不言禦而叙之孫蘭周猶不堪競疑此獲皇耳之下、蓋脫其不堪競之事、而不出故恥而諱之、不然何歌後語、耳、案校本引陸粲非、息軒云注是也、宜元年傳、不競於楚亦當訓爭競、陸說

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子大叔、蒯、孫林父子、○蒯苦怪反、侵鄭北鄙、遂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論而不書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

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

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其禍也、為一盜殺三大夫傳、○

(附音)壬　莒人聞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

有事鄭之事、諸侯

未是、履軒曰、周詩多稱無競、故獻子據詩而言也、或曰、傳文脫引詩一節也、

郝敬曰、此爲鄭尉止將殺子耳子駟子國、附會之、春秋師競者多矣、何獨知此有災乎、息軒曰、黜黜其踰等也、車世子未嘗於王、乾脩過制黜之可也、不帛纏子男之後、晉悼令獻獲是横逆也、方脩霸業、喜光媚已、大夫從軍之惠、其輒廢先王之禮、令光數未聞、

列滕侯上、失禮之大、爲田造洫、故稱田者也、故經直書以貶、洫四族富家占田之而傳詳載其事、以過制、今正減之、以釋之、阮元曰、石經、給他人也、

爾車下旁增多字、惠棟云、案注當有多字、群不逞、猶群不弔也、按云非禮、故注以不弔、即不遇也、不遇故不快其志也、猶多釋之非傳文本有多字也、凡石經旁增之字、皆淺人惑於俗本所爲、魏禧曰、初子駟爲田洫之初字可刪、

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從而釋之、○丁丈反、

止有爭將、鄭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鄭牛首師也、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

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

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況域反、堵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

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

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

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

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旦反、書曰、

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

徹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

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

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

盜、子國爲門者、置守門、○乏、羣司、具衆官、○乏匹婢反、閉府

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守手又反、尸而攻盜於北宮、

如字、

履軒曰、大夫豈必卿、注謬、蓋泥傳例之過耳、

伊藤鳳山曰、呂氏春秋悔過篇、寇叔謂其子曰、此始、子曰、爲吾尸女之易、尸、女、汝尸也、尸字與此同、先收其尸而後追盜也、注爲先臨尸、恐非、元粹案、下文又云、尸而攻盜於北宮、宮字爲收尸、則子西已收其尸、安得子產再收其尸哉、杜注是也、阮元曰、注追盜淳熙本作追賊、宋本作逐賊、案陳樹華云、

上傳云、帥賊以入、盜即賊也、傳言追盜、故注以逐賊釋之、宋本是也、元粹案、舊本亦作追盜、今據宋本訂正之、

侗案、以職位上下之序、列于朝而聽所定之政、今辟法也、解位爲次序也、辟法政辟爲執政之法、顧也、此時鄭伯幼弱、遷、昧傳文、又無不得諸卿共議國事、子與朝政之意、

林注、位序、各以職子、○翩音篇、子孔當國、代子孔執政也、

息軒曰、虎牢即成皐、衆謂六卿諸司門漢楚相持於成皐、樊子從衆焚載書而陽之間、隱元年傳、制、後定、或云、梧制、皆巖邑也、皆鄭險要之虎牢之旁邑、城之地、皆言城、虎牢矣、今所以舍虎牢又言城、蓋脩之耳、後今虎牢非鄭地、而小、故不書、非魯不與、曰鄭虎牢者、仲尼也、案、戍虎牢、郝敬、採晉侯將歸之本色奇齡皆不從傳、可心善之、以見其志也、

參看、

惠棟曰、釋文曰、還本亦作環、棟案、鄭氏士喪禮注云、古文環作還、後文三年傳、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皆與環同、

增註　校本

左傳

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

聽政辟之、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音闢、與音預、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子孔不順者、

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子孔除載書、○爲于僞反、

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譏不與也、

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地、○還音患、

則欲以還鄭、故書還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音患、

戶關反、又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

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于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心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我與楚人盟夜濃畏知之變懼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苟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何罪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豫言不可命以必也一遍反○不如還也下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焉楚人亦還故鄭服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音悅又如字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闔竇之人而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闔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竇音豆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

履軒曰成行謂歸計一成決定矣與成命成法之成同劉用熙曰猶之為言均也言諸侯均將退也馮李驊曰按補猶將退也邵氏曰正邵氏曰猶將退也同一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當起下句林注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元粹案劉用熙又云不如從楚亦以退諸侯且免楚之圍傳遂從之誤矣若是說亦字無著落毛奇齡云諸侯命命中之命猶侯有去志必不戰矣義命猶必也我服晉晉必去不服晉晉亦必去晉去楚必圍我總之晉在及必去何如服楚亦可以使楚去說得甚明瞭履軒曰致猶寄也謂以未報之怨寄致于彼也後註以侵北鄙為致怨外侗莅曰侵鄭與戰以招致其怨則異註欲弃晉晉在及日伐之有靜且有氣河下按音悅似是

履軒曰家語閻作圭為是釋文閨本亦作圭惠棟曰說文引三蒼門圭窬康成禮記注云窬門圭窬門判竹織字從扶扶音偃偃門也圭窬門旁窬也風也辨誤旌獵牛穿牆為之如圭矣王也獵牛牡也見郭璞爾雅注此詩所

同物同音、合註牲謂騂牲也、凡祭用犧牲用器用、履軒、牲案皆在林氏作曰周之東遷七姓獻甚在宜從之、傳云其所有以給國用、故用器用、底里邸也、曰王賴之、非謂以犧刑放、孔疏謂刑罰牲祭祀爲職、傳遜、放赦之事在於寵曰爾雅犧牛郭璞注、臣也、貞山云、案牲尨牛也、考韻書犧牛注、則放者放縱之牲也、是即詩所云騂、放也、今用以勝訓牲耳、凡有事用牲皆堪、財多故不可盡牲、息軒曰、注皆字用也、一說財多如疑當作亦、案底舊不勝任、然林註在本作底非、今從石經、下而無求直之地、宋本缶本、傳遜曰、宋註在上者何謂以至訓底固矣、若云能正人之曲直乎、求東至乎、文理難通、右使而左不便、故自漢至今、京師里第助爲右、不助爲左、皆名邸、古字通用、案使二人合要約之、傳據誤本底作底、故辭以相答辨、伯輿有是說非、履軒曰、辭直、王叔無以應

平王徙、隸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從才用反、又如字、騂息營反、**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勝音升、**吾能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右音又、左音佐、下同、亦並

放縱也、謂寵人雖有罪而不加刑也、魏禧曰、故失也、謂寵人有罪而失刑、舊注非、

之故不能舉要契之辭、孫鑛云、此合契想保爭政事實、

王引之曰、官之師旅猶言群有司也、注非、說詳成十八年、息軒曰、下卑也、謂卑賤、王叔之宰誣伯輿爲篳門圭竇之人、故瑕禽稱伯輿爲卑賤也、七年傳、正曲爲直、言若以伯輿爲卑賤而不正此訟之曲、何得謂正矣乎、元粹案、下字與上文

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益舊屬三子之衆、毀之足成三軍、舊軍盡廢全改作之、故曰作、林註、此三分公室之始、伐鄭三駕之二、

陵其上之上字對鋒、息軒是也、馬宗璉曰、鄭周禮小宰注、獄訟之要辭曰契、案說文詳輯釋、履軒曰、作三軍、是三分公之所有、而三家各名其軍也、不得據古法筭人數、傳文甚明、何容異議、正義、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士卒之數無

公會伐鄭、是三駕之三、

如字、**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契苦計反、**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蒲洛反、與音預、**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増註

復定乘舝之戰、晉車八百乘、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紅之蒐、魯之革車千乘、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惠棟曰、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案當從服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崔應榴曰、注謂魯本三軍、范寧穀梁傳注亦同、非也、周札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万、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　履軒曰、是時叔孫氏爲政、季氏雖彊、未能擅斷焉、必先請于叔孫氏、故穆子言政將及子、謂國政次第且至季氏之手也、非謂霸國政令、　鍾伯敬曰、不能者、穆子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不能分均爲三、　息軒曰、室謂貨財、三軍出於三卿、無役則征之、其貨入公、今三家各有其一、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食於三家矣、是必不然、　又曰、三分公

校本

僖公時三軍、見魯頌、自文公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爲二軍、此時襄公幼弱、季氏欲專國民、分合境之民爲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征之也、疏、往前民皆屬公、稅其民、以分賜群臣、令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無所稅其家人、不入軍者、乃稅之耳、此軍非謂一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三分國民、軍之也、霸主量大小責貢賦、故國不堪、三子竊以私邑民爲私乘、今毀之者、壞其行伍、使各屬其軍、不復立私乘也、疏、役謂共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子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今案、父兄猶言尊長、子弟猶言幼賤、也、此謂大略四分一室、或取二、或取一也、凡十二分國中、季氏取四、叔孫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悼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證反、壞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而取其一、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舍音捨、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

室各有其二則國中取二孟氏取一公所有之車來盡爲三取五也詳昭五年家私有不須別置家林註自八年侵蔡衆故毀之耳又曰來晉楚交伐鄭至三家所私一鄉之賦今未已今晉不急而已未敢奪其地父於爭鄭常作何計兄一家之長五畝之而使晉致死力以宅百畝之田皆其所爭與宋爲惡即趙有地既屬公則其主穿侵宗之計也固當屬公故雖李氏之專不以役邑入者止倍征之不能强使臣已然則二使半爲臣爲子弟之半可知也故傳又申之云若子若弟昭元年傳可參看杜注未免隔靴搔痒補正引邵氏有謬解不可從又曰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爲臣叔孫使盡爲臣不如是則二氏皆責其民不捨免之也注非

馬宗璉曰隱八年易許田劉光伯規杜注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是許之竈地許則此舊許即許田許南邊而鄭得之遂竈王所謂我皇祖也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者即此

惠棟曰京相璠曰濟隧鄭地也又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通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

案傳宅字當亦作京說詳下經

增註校木

國幾亡音機近也○幾音機徐音冀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我言當作何計也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悅場音亦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

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閒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首也上也向戌不書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邑○舊音暮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音餉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宛於阮反又於元反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水名○濟子禮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愼敬威儀之謹辭令而無成能無貳乎歃飲牛血也皆罷於道路乃盟歃所角反罷音皮乃盟

焦循曰、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薀年為積穀、
息軒曰、間、犯也、 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盟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愼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天神耳、 阮元曰、石經初刻名川作大川、改刻名、 履軒曰、先王謂大王王季文王、先公謂唐叔以下群公也、此不數宋鄭及諸國之先祖、單舉晉也、故下文云七姓十二國、晉

林註、毋留、庇慝惡之黨、
釈文、間、間厠之間、
茲命、本或作玆盟、
乞師變文、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薀 紆粉反 毋壅利、專山川之利、○壅 於勇反 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慝 他得反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獎、助也、○好 惡 並如字、或上呼報反、下烏路反 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大 音泰 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己 音紀、或音杞、任 音壬 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隊 直類反、踣 蒲北反、又敷豆反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於秦、秦右大夫詹

而數之也、十二非誤、
文曰、悉師、國內之兵、賦盡起以從也、是伹謂多率兵耳、勿泥、
息軒曰、綏、安也、安居不動、或曰、綏、退也、與下文攝威複、非也、
王念孫曰、攝、釈文之涉之音是也、與懾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凡懼謂之懾、使人懼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字通作攝、史記荊軻傳、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韓詩外傳、上攝萬乘、並與此攝字同義、 息軒曰、生民之害、唯戰為甚、兵交通使、或容和平、罷戰、故聖人設此禮、以冀穌斯民、豈止示整而已哉、

悉師悉起兵也、
玉帛、謂脩聘請和、
撫綏之也、摂、取也、
朱本作懾、
兵交見成九年、

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與 音預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復 扶又反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為介、故不書、○㚟 勑略反、攝 如字、又之涉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

又曰、諸侯皆在焉、而晉獨與鄭盟、又各使大夫與彼君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
侗菴曰、籍手、謂小國順服有辭、可以藉手、蓋叛服無常、罪釁重壘、則無復可分疏、是無藉手也、今云可以藉手、自見其罪之輕、杜屬之大國、解為藉手之功、未安、
息軒曰、廣軘異名、則淳十五乘、皆三十乘、合為六十乘、正義軘廣各十五乘、失淳字義、非也、凡知凡之凡、凡兵車、謂常兵車、上有廣軘、故稱凡兵車以別之耳、百乘軘廣之外、別有百乘、

藉手、詳文十二年、
廣、橫陳之車、軘、屯守之車、廣軘各十五乘、合為三十乘、又與他兵車七十乘、共為百乘、凡者、揔舉之辭、故知百乘揔上廣軘言之也、但廣軘甲兵備、他車不備、是為異、帶也、射禮數射數、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偶也、周礼

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斥音尺、一目夜反、）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掠音亮、肸許乙反、向許丈反、）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懷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藉在夜反、）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悝苦回反、蠲古玄反、又音圭、）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廣古曠反、軘徒溫反、淳述倫反、又之倫反、）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鎛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此樂、○樂音洛、一音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

增註

馬宗璉曰、據周禮小胥鄭注、是編鐘十六枚、編磬十六枚、謂之肆、若止編鐘十六、但可謂之堵、而非肆也、歌鐘二肆、乃六十四枚、杜以十六為肆、是未考諸鄭注也、
息軒曰、傳言歌鐘者、舉重而言之、以便文耳、杜以此言鐘、下言磬、謂此有鐘無磬、不知傳言二肆、故省磬以便文、下磬連鎛言之、鎛大鐘、則磬亦大磬、非編磬也、
又曰、鎛磬屬歌鐘二肆、故曰其、
韋昭曰、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佾、備八音也、
侗菴曰、九合固是九箇會、但其實大概言其多、知距躍三

校本

小胥云、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此傳唯云歌鐘、故杜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三十二枚、亦必同之、
歌鐘、鐘以節歌也、
朱云、鎛大鐘也、磬亦大磬、故特懸之、
詩采菽篇、
疏、百美也、既能鎮

百、曲禮三百、四、公子邦國受福祿、雖復賓客皆有三千之類、疏遠之人、便蕃然齊桓九合義與此同、數來在其左右、於國語說此事云七合、是相帥而來從之諸侯、自是實事、數陳也、戎虎牢軍旅攝攝不案、安德即是成於入九合之類、尤見九樂也、然疑有誤脫合不可固執以為九、所謂樂也、即是鐘簡會特以九合為糾、鼓二云乎也、 按合則非是、 又曰樂說命乃有備有備言即樂只、只吉音同無患、杜不見古文而通也、杜緣言字殊、故謂為魏絳之語生意義流於附會、樂晉語公賜女樂一只君子其人有德故、八歌鐘一肆、自然和樂、如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之意、先儒多解為可樂之君子矣之、 息軒曰、同聚也、 履軒曰、便蕃頻奉之意存參、 息軒曰、四之信五年傳云、孫仲字並指德而言、不義、孫叔勳在王室藏不能以處德、非礼不於盟府、

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攸所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蕃音煩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處位 禮以行之、行教令 信以守之、守所行 仁以厲之、厲風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 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 有賞功之制、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樂其本也、故下結之曰所謂樂也、 惠棟曰、案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息軒曰、待備禦也、言絳不和戎、彼必來侵、無他兵以備禦之、終不能渡河以服鄭、 馬宗璉曰、周禮小胥鄭注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賈疏云、鄭賂晉侯止有二肆、當天子卿大夫判縣、故取半賜魏絳、是晉以判縣之半賜魏絳、有金石之樂者、金謂西縣鐘、石謂東縣磬也、正義唯言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陸粲曰、晉語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傳謂以樂之半賜之者此也、孔失之不考、案禮也注非、彼本引附注是也、履軒云、所註、大夫有功則賜樂、禮無此文、杜順傳為說耳、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長丁丈反 鮑步卯反 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御魚呂反、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又失灼反 易以豉反

經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勑才反、又音臺、一音臬之反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鄆音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

礼也者禮其實有功也非指始有樂河然說又詳雕題」劉炫曰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盾」案經言乘傳言壽夢校本引補正是也錢大昕示云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併補正夢古音莫騰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一言爲乘二言反切蓋萠牙於此 爲壽夢非號也解息軒曰禮者釋臨於可削或云乎越勾周廟故下引異姓以吳邪婁求一字而下以明之吳雖始通爲二字古聲雙疊不告則不臨安得以也按越人壽夢見始通爲禮哉 齊召昭廿四年又按季南曰諸侯不得祖天善文選注引世本子自是正禮魯之有曰吳姚姑姚姑壽周廟乃後人僭並説夢也」言王命所賜耳不得

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報見伐）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下同）【臨】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謂之正也劉敞曰魯君僭而立周廟三家僭而立公廟左氏不知遂直謂禮豈不誤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祖廟同宗於禰廟於義足矣此論甚確 案此傳雕題詳辯杜誤似有理文長故略雖然傳文已謬不復必辯注誤也

履軒曰若而猶言若君若而人又見昭三是也而非定辭是舉年補正猶言某某年齒排行而言若而一說若而即若干亦云云之類耳非不也傳一舉數以備毀譽之詞」顧炎武釋也曰若而人猶言某某疏古人謂姑爲姑案顧說是左繡亦從姊妹君父之姊爲之 息軒曰姑而年姑姊父之妹爲姑長於己謂之姑姊年妹後人從省單称少於己謂之姑妹正姑猶近世祖父單義說恐非說文詳韓称祖也釋

趙匡曰大國使聘即年前非此年歸而秦嬴歸楚蓋在數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胙】才故反【祭】側界反又如字）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 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譽】音餘）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守】手又反）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

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即使歸寧父母並寧歲也。左氏何以言在身自歸寧、父歿禮乎。郝敬曰、魯以母存、亦使卿寧。諸侯朝于諸侯、晉以防臧氏之邑城之。大夫報諸侯之朝、而者長齊也。魯有二又往拜其辱、此足恭。防一近宋、隱十年何可爲禮。伐宋取防是也。此近齊。

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勳大勞小。

履軒曰、告廟飲至策、其實書勞策勳一勳三事、即一禮矣。十也故注云書勳勞六年所謂飲至之禮、公於策、明其不異也。是三事備舉耳。注偏偏行一禮、謂偏行行一謬矣。夫詣廟飲告至也、策勳飲至酒、而有弗以告者乎。並行之廟、故不告哉。弗思之甚。郝敬至則策勳飲至無曰、傳以孟獻子書勞由行之于廟爲禮、非也。襄十取例見宣九年、成一年魯從晉會諸侯、六年、昭四年等傳。

禮。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邿音詩。任音壬。亢苦浪反、又音剛。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夏、

于蕭魚、鄭服于晉、與晉曰言易也。昭四魯何頻。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秋、公如晉報之。祿祿弃走、爲八役耳、無勞可書。仲尼豈以是爲亂。年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若用而不勞、與不用相似。故亦曰取。取是克。履軒邑國亦曰取。此邿曰、注不滿二千五百是也。詩云、如取如入、拘甚。解左傳者亦攜。言其易也。僖二可識經之文法矣。不年、虞師晉師滅下得妄生解。又曰、蒐陽。昭十二年吳滅固爲命師也。然判而州來、皆邑而言滅。言之命師在蒐之前。入謂入其都邑。劉矣。而蒐所以顯示於其民、入與滅亦同。衆也。非蒐而後命之、尋即去之、不爲已。注與衆共句未穩。有也。文十五年晉息軒曰、君前臣名。今郤缺以蔡國也。成士匄字荀偃者、蓋使七年吳入州來邑人傳命、非晉侯親命也。也。王念孫曰、荀偃伯游長、君前臣名。上當有使字。晉侯使令字荀偃、蓋寫誤。

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之。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長上聲。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以武位卑故。又使欒黶、辭曰、臣不聽、更命黶。

士句將中軍而士句也、

辭以荀偃故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脫去使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使趙武將上軍與此同例太平御覽兩引此並有使字自唐石經脫之諸本沿其誤非惠棟曰周書大聚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周禮伍有長十無什吏也息軒曰長益晉十人置長卒乘官屬非十夫長故有之也司馬法所能率亦必有百夫十人之帥執鈴或長千夫長傳舉輕以云什吏猶言軍吏包童耳齊召南曰也十人之長義矣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不得有官屬也林傳修言讓善之效耳註士匄以遜讓爲自儆衰推讓而霸業群臣法至善也言以興自處父改過而刑善也朱申云此禍連數世此復有相詩言爲法之善也讓之事故可稱耳不然明年伐秦即已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世賴之乎履軒曰引書以證上文一人刑善句也、

不當作大子解、息軒曰慶善也杜云好善用法故能爲刁善之慶是讀慶如字國所信言文王之法也言群臣象法文王故萬國皆信服之上言范宣子讓其下穆文熙曰發明讓皆讓是法善也故引德因以爭字相形此詩證之以刑善結利害曉然殊有可玩之注疏訓儀爲善解刑爲用法失之下朱氏農訓厚云小詩亦斷章取義賢如民皆厚力以事在位言諸大夫秉心不壹之人林註小人均一故我常從事獨以耕農爲當勤力以賢知稱親下以言朱似勝農者所以不讓也結之其意可厚生故訓厚一說見王念孫曰農力農釀通用范史釀以事其上與尚能而于用嘗是也襄廿讓其下對文則農力六年云不務德而非耕田之謂也廣雅釋詁善訓所行

疏儀善也言文王

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鬻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欒黶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闕音決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太秦誓所主反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

人天子也寧安也本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

所信也、信乎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

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

讓獨賢無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

其下能貴尚而賞是也襄廿能者在下位則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

位者○還于如字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憑亦陵也

萬反又扶冰反○技渠綺反馬音憑自稱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

爭善也（爭自勝也）謂之昏德（國家之蔽恒必由之）

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所以興（也）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鄢音偃

以辱社稷（為大夫羞）其弘多矣（弘大也）

是春秋寃之（寃厚也寃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也）○寃音夕　所以從先君於祖廟者（從先君代為祖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

君命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

爭善也（爭自勝也）謂之昏德（國家之蔽恒必由之）

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所以興（也）

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鄢音偃

以辱社稷（為大夫羞）其弘多矣（弘大也）

是春秋寃之（寃厚也寃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也）○寃音夕　所以從先君於祖廟者（從先君代為祖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

君命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

為言息軒曰先君通太也君歿終之各以謚稱廟已亦稱命其辭甚寃若之謚於禰廟故言從先君於禰廟也

朱梓曰易輕也

侷卷曰不弔不為天所予恤即棄於天也猶莊子天刑之安可解左傳文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頻禍心尤為的證此深賤冥人之辭言若非為天所棄其迷繆不義豈至如斯之甚耶杜解詩近附註致罪孚誤當之解君子之言則不然致亂鄭南山篇

增註　校本

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易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易以豉反）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吳天亂廢有定、（言不為吳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

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易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易以豉反）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又反）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吳天亂廢有定、（言不為吳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

通、履軒曰、時即常事時、謂事得時也、節矣、即事間矣、非就土功例、見莊廿九常節中別討事間、此年此城防、經傳皆若早城則失時矣、即不言月、蓋當時農未常節矣、即失事間、妝差早、雖大象未矣、杜就事字强生解、宜以民事已間故非、 郝敬曰、防臧孫周十二歲一巡守、氏之私邑、大夫城私、今陳處夏五年禮邑、書以譏之、非為時者、蓋重占而言之、也、時則不書、傳非、 禮上筮不相襲、謂沈彤曰、卜征此蓋楚不可一時重吉也、先王之故事、因楚子此每年一卜、非襲伐鄭不利、在不能修也、五年不習吉、以德、故援此立說、卜征六年為始、得五卜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乃行也、釋文一本上伐下之名、歸之注、無增字、連下為句、云巡狩、似與本事無、陸云釋文以行增下、 惠棟曰、習古為古韻協辭之、非矣、林支、龔左氏从古文、故註不習絕句、賈者以習為襲、襲重也、 多則勢偪而相惡、

會、向、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閒音閑
傳、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㚟勑略反
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先悉薦反、卜皆同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吉、乃巡狩、
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不習則增絕句、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良霄卿、謂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
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職行、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其使所吏反、下同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釈義、鄭遣良霄使楚、甚忌欲楚執之、而鄭得堅事晉、故不如遣之歸、鄭以廢其遣使之本意也、後良霄果作亂、據此則益知杜注有誤、脫愈解、為勝已見八年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增註

朱彬曰、不競言楚不能自强、非不能修德與晉競之謂、 息軒曰、良霄剛愎、歸之必偪其上、而今止之、是除其偪也、 姦邪不偪、則羣臣必睦、 伺菴曰、鄭人使良霄於楚、而鄭遂堅事晉、致霄見執受辱、是霄歷奉使之義無功而有罪、無面目見人、勢必怨疾君大夫、注廢其使就鄭言、非是、 陸祭曰、愈當知鄭玄語注、猶勝也之義、服虔言差者迂矣、

校本

今止良霄於楚、是除內相偪之患也、良霄被執而歸、則怨疾其君大夫、黨類牽引、內不相和、事晉之心不固、豈不差乎久執之乎、按杜註、是鄭上添是其本意也、今歸之八字、觀見使疑作遣、使見遣聲近、愈差也、猶病差也、鄭註、愈猶勝也、亦通、凡聘使卿為使、王大夫為介、今叔老以卿為介、晉敬之、列於會、故並書二人、崔杼等貶人、是仲尼新意、林註、晉秦兵爭止

此自殺至此七十
餘年、諸侯之策、
書、義與向同、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
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告、
昔人侵我東鄙、無傳、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
入鄆、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人伐秦、齊宋大夫不
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昔人侵我東鄙、無傳、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
入鄆、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
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爲于僞反、范宣子數吳之不
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故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首
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或力俱反、以其
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也、

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
敦煌、○敦徒門反、乃祖吾離被苫蓋、被皮寄反、苫式占反、蓋戶臘反、苫蓋、草別名、○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
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明旦、
人負特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繼其
典反、與如字、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剖普后反、
不使復得與會事、○與音預、下同、詰起吉反、

惠棟曰、不脩春秋曰、此自殺至此七十
孫林父寧殖出其君、餘年、諸侯之策、
仲尼脩之曰、衛侯衍見二十年傳、北燕
出奔齊、齊宋、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
以訓、猶召君也、杜注、朱出奔楚、並書名
謬諸侯失國名、公穀也、曲禮曰、諸侯失
皆有衍字、左傳脫也、地、名、春秋無此例、
元粹案、穀梁同左傳、盖公羊說、按、
盖左穀脫衍字也、十六年傳、晉執鄭
莒之君、曰、通齊楚
之使、來、呼之使
來也、來子與爾言、
來吾道夫先路、盖
傲辭諸戎四嶽之
惠棟曰、徐邈云、嬰莫裔見下、別爲允姓、
侯反、礼說云、嬰與牟見昭九年、然此註
古音同、莊子秦光皆陸氏議之有理、詳
子作乍光、徐音是也、子附註、昔秦以下
齊召南曰、戎種不四十五字一氣讀、
一、姜戎是四嶽姜姓爾雅註云、白益茅
之裔、故曰姜戎、陰戎苗也、盖無布帛可
是允姓之後、以其同衣、唯衣此草、無道
惡、故並徙之瓜州、晉路可從、故冒檮杌、
惠公並誘以來耳、非秦人逐戎、惠公與
姜戎又別爲允姓也、田者、盖瓜州在秦
杜注非、案說又詳、陸西北、秦貪土、晉貪
粲附注、錢大昕荅問、人共誘遷之也、見
文長略、履軒曰、四
獻是四方之伯、四人
也、以爲一人者、非說
見于尚書、堯之時、有之、舜之時、亦有之、
夏雖無刑、考恐亦有之、也、且其職任非
輕、非可繼襲爲、想必撰德而命焉、則唐
虞二代、亦宜不下十數國矣、決無皆姜
姓之理、況允爲姜之別、尤爲無據、又戎
之姓氏、於傳文無干係、何若作不根之
說以嘵嘵哉、可厭、
林雲銘曰、戎與晉
同壤、知晉政事必詳、今諸侯事晉衰怠、
必有搆晉之闕失、以晉秦以下七十九
致之者、荅姜戎其誰、字一氣讀、林註大

罪乎、明明是硬坐口吻、侗菴曰、裔衣裾、故以爲後胤之喩、書云、德垂後裔、楚辭云、帝高陽之苗裔、皆其明證、杜解爲遠、不確、元粹案、注遠下舊本脫也字、非也、今訂正、息軒曰、翦滅也、秦既奪其地、豈特剗哉、

德、謂存亡繼絕、金氏云、謂我諸戎、謂是公義而不私恩也、賜田者是官路當人情者、狐狸驅除四句、則不說不虧晉、亦不說全虧晉、用筆極妙、不侵不犯、所謂亦既報舊德者也、不復、所謂匹馬隻輪無返者也、角、執其角也、掎、戾其足也、踣、前覆也、戎何上添而字觀、言我戎盡忠如此、而何以不免罪也、好頓挫、邵氏云、役無虛晷、

顧炎武曰、邵氏曰、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朱彬曰、時是也、非如杜注不曠時也、存參、息軒曰、注無中二者、無中間有二心也、阮元曰、纂圖本宅本中作有、非也、元粹案、舊本亦作有、今訂正、林注、豈敢有攜離逷遠之心、王念孫曰、師旅蓋有司之名、說詳成十八年、息軒曰、不敢斥上官、故言師旅、林雲銘曰、惎者、漏洩言語以害晉也、言戎與華不相背、非但不敢爲惡、亦不能爲惡、顧炎武曰、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陸粲曰、此時吳俗未

言諸侯攜離、是晉有闕政而使之然也、而今反罪我諸戎、是何道理也、朱云、欲實愷悌君子之名也、附註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父名爲字、齊是謚也、傳云、二名不偏諱、故字之也、案叔老、叔肸之孫、故以叔

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〇〔裔〕以制反、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〇〔嗥〕戶羔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〇〔亢〕苦浪反、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〇〔掎〕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〇〔踣〕蒲北反、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〇〔逷〕他歷反、不〔與〕音預、〔瞢〕莫贈反、又武登反、一武忠反、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〇〔蠅〕以仍反、宣子辭焉、辭謝、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吳子諸樊旣除

同於諸筆，其喪制宜不能如禮，然其葬之歲月，則傳所不言。凱每以既葬為除服之限，故有是注，非。
陸粲曰：王肅曰：義宜也，適子嗣國得禮之宜也。

襄十四年

為氏字疑譌訛。蘇氏曰：季子掛劍於樹，不以死背其心；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所以養其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於吳乎。穆文熙曰：季札以義嗣推君，以守節自居，義正辭和，卓然君子，可想可慕。成曹君，謂成十六年晉歸曹伯也。王肅云：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也。案康王之誥王義嗣德。

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札側八反。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

陸粲曰：魯語說此事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今杜自為此解，而不從彼義，其忘諸乎。疏謂厲揭之義切於苦匏者，謬矣。傳遜曰：穆子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向取苦匏不材之義以令眾，未必為穆子之本意也。其不取要為得之。佀菴曰：惡知字，其交惡也。楚二卿相惡、周鄭交惡等語，皆同釋文無音得之。世儒多解為怨惡之義，謬。

增註

以衣涉水，自帶以上為厲，揭，褰裳也。言遇水淺深，期之必涉也。案杜此註不用外傳。

鄭始服，故獨自效。棫林即舊鄭咸林。成，平也。彼若服罪謝過，即聽其和平也。寒夷見成十六年。

校本

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如字。那乃多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說音悅。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棫位逼反。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履軒曰、所以待夫子、是影語矣、可妙悟、勿着泥解、王念孫曰、多讀為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為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適足自見其不知量、

朱註、荀偃使我從帥之命、從帥乃是荀偃之命、故以從命為待也、林云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也、按此與晉語藉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老曰、聽命焉同、林注非矣、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厭惡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遺唯季反、)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下軍將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

增註

顧炎武曰、二國大夫後濟、注惰慢未明、伊藤鳳山曰、攝佐也、見三十一年傳杜注、及大雅既醉毛傳、言佐子蟜而勸人濟涇也、注訓攝為整、非、

僴巷曰、欒書之凶險奸黠、而比之召公、詩人月旦失當甚矣、傳中自他評隲可推然

校本

林註、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

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後、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僕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

亦可見書生平以私恵曲護收人心如季桓子陳成子之爲也

履軒曰、服謂更盛服也、即只朝服、固不待言、

履軒曰、大師亦瞽耳、非大夫、

厲結怨民者方且彰者、乃其亡在此、

襄十四年

君於臣有禮食宴食、禮食大也、宴食閑無事召之共食也、諸侯毎日視朝、君臣同服玄冠緇布衣、是朝服也、昭十二年傳、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二十年傳、皮冠以招虞人、是田獵冠也、疏、昭十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蓋大臣宜去皮冠也、

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施如字、又始豉反、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射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使所吏反、又如字、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掌樂大夫、○飲於鴆反、麋亡悲反、拳音權、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欲先悉薦反、并帑於戚、帑子也、○并必政反、帑音奴、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

履軒曰、辭恐以速亂、故辭不歌之也、

履軒曰、怒妻子之逼稱、

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

又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庸猶何用也、陸

不歌而誦之、詩意易解、

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并處於戚、

據文熙曰、伯玉嘗獻公文子之變、既不能止、而亦不與謀、遂辭免害、從近關以出、何其脫然乎、關界上之門、衛都不當境中、其界有近有遠、故自近、

衆曰、愈猶勝也、言未知能勝今日否、山井鼎曰、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讀字、阮元曰、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一字、據考文石經刊去之字即讀字也、劉用熙曰、公雖居鄄、鄄人反執公徒、言失民也、王引之曰、射為禮乎、釋文作射而禮乎、是也、射而禮乎者、射而用禮射、不用軍射也、言射則為背師、不射

關出、揆陳與郊競、此時伯玉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蓋伯玉事獻公、與孔子友、則恐獻公之時未得為卿也、案鄭人執之諸解未允、大宰謂上有脫文、得之、附註孟子作庾公斯、斯差聲近、初宜反為是、按背師所謂以矢子之道反害夫子者也、戮受軍法也、

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〇蟜居表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弟。公如鄄。鄄、衛地。〇鄄音絹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群公子。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〇為于偽反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〇佗徒河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

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〇射食亦反。下除禮射皆同。〇背音佩

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〇軥其俱反。軛於革反。

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〇貫古亂反。一音官。

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〇鮮音僊。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〇舍音捨。比必二反。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〇櫛側乙反。公

增註

則為戮、其惟射而禮乎、據杜注則本作而、明矣、今本作為者、涉上文射為而誤、唐石經為字係改刻、蓋初刻本是而字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射而禮乎、履軒曰、射軥、非不射也、不射人所以禮於師、是射不為戮、亦不背師、一舉兩便之意、非禮射之謂、存参、馬宗璉曰、詩燕燕篇、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記鄭注引魯詩言、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傳遜曰、以無罪

校本

軥、車軛兩邊、軛、轅端橫木駕馬頸者、子為于偽反、按如

林云、巾悅手者、櫛理髮者、以巾櫛專之謙辭也、視嫡毋如妾、使之加暴也、

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害于姜、而阻之乎、蓋姜自議論之耳、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存参、東條曰、厚、惠伯鞏字、子孫以字為氏、非采邑、世本作厚、外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 王念孫曰、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 元粹案、上不弔、按本引一説是也、莊十一年増注可参看、 履軒曰、不敏猶言不肖、不才也、杜以達解未愜、

厚或作郈、郈魯邑名、成叔孝公之子公子鞏之後也、鞏一作輩、案上不弔、天不恤衛君也、下不弔、衛君不恤臣也、莊十一年傳註可並考焉、説上不弔、即弔于衛之弔也、言如何可不相弔恤也、林註君臣如此、所以増其淫慝、至于發洩以成逐君之事、宇氏云、淫凌漬也、増淫於内、發洩於外也、悼乃掉訛、掉振也、林註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 息軒曰、増長淫慝發洩於事行也、 又曰、悼憐也、 宇鼎曰、朱云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愚謂悼恐掉字、掉振也、寄寓也、即寄公之寄、悼杜到切、掉徒弔切、 存参、

增註

馬宗璉曰、禮記、諸侯不臣寓公、鄭注、寓寄也、齊以郲寄衛侯、是以寓公之禮待衛獻公、 顧炎武曰、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出爾、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案此與校本所引陸説同、可從、 息軒曰、石經淳熈本岳本如此、本或不疊衛侯二字、非、

校本

余不說於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故在道悔而反也、附註、己初雖從君以出、今自悔焉、不復以曩事為嚮、故云不說初也、案狐裘羔袖、是引詩句喩意也、猶如緑衣黄裏、以正色裏於間色之類也、糞土謂無理可賤也、

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瘠在亦反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 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洩息列反 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語魚據反、守手又反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鱄市轉反、又音專、郲音來 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從才用反、又如字、及下同 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注同 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喩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甫遥反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相息亮反 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

馬宗璉曰史記劉敬傳脫輓輅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林註前牽爲輓後橫木二人前輓一人送爲推後推之惠棟曰高誘呂覽注云成國成子乘之國鄭氏云方四百里也存參履軒曰據傳文盈是侯之國也馮氏云朔之子瑩之孫也注前皆六軍時不著牽強齊召南曰按二說今舍軍便極史記索隱引系本云稱之美惡互見是莊子首生武子營營史家周旋法

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爲營子盈爲朔子朔早卒未及爲卿於傳文爲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莊則誤耳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爲朔第也

或云將字當下十七字如此則民亦將奉其君云云如中雷霆也

襩文之祀或作之祀誤也王若虛云主或當作生陸云當作之案下文百姓句承因民之生社稷句承匱神之祀沈匱神之祀而因民說是也說文詳陸桑之財據此作之祀爲是林注因若其附注

沈彤曰王當作生之

朱彬曰姓之言生也民以主其國也非牧養也此言設君以矣朱註襩祭祀司牧仲氏得遂其生也祭祀不修無爲下有君而爲之貳使神主將安用如此師保之勿使過度方之君也民而君而指教言履軒曰側而皆訓則孫云此室猶貳宗也卿與大章與魯語里革之夫異其稱耳非官名對異語同心

增註　校本

國武仲不書未爲卿○晴魚變反男失國曰喪

紱與公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

十六年衛侯歸傅○輓音晚捵如字又他回反

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舍音捨

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武子卒嗣爲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盈生六年而朔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朔死○知音智

遂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例反但○舍音捨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因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二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

既見桓二年、宋貳賞者善善之名也、宋謂小宋亦見桓二年、

正義庶人卑賤不與樂謂直誦其言、玉藻云命市納賈以諫、事得在外誹謗之、觀民之所好惡、忘淄好辟又齊魯蹈、

則令從足利本宋本亦此類也、夏書、

如虞箴者詩箴之、

文諸本作則者非也、勿失性即若有恒、

陳樹華云玩正義之令亂若篇、

王引之曰旅讀鴻性克緩敏獻者也、

臚之臚陳言也傳言勿過度即節性惟

也言語風聽臚言於

日其遇者也并性、

市竟注臚傳也采聽

即民彝混亂而畢

商旅所傳善惡之言從即舉語所謂以

是也商人亦卑賤不

邪臨民者也、

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也、

杜注非、息軒曰注行令之令本或作

人非也宋舊本亦作人今訂正、履軒

曰徇于路令獻規諫陳利病也若只求

歌謠何用木鐸、息軒曰所徇即下文

二句是也、傳遂曰陸云書亂征孔傳

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爲官師、

顏注師長也各爲一官之長也今觀語

意言衆官耳、宋說又詳經義述聞、

息軒曰工執藝事以諫此道人所徇之

言故不嫌與上獻藝相複、

阮元曰詩伐木正義

引作佐我先王、

增註　校本

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見隱五年、

隸牧圉皆有親曉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晭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女乙反、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之卿、爲詩采民之所作也非自爲之箴諫如虞箴者詩箴之、察其政、補其闕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瞽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一正諫、士傳言、士之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循也於路求歌謠之言、○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書、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循也於路求歌謠之言、○遒在由反、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工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間盡言○從子用反、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爲于僞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要一遙反、阨於賣反、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

履軒曰、胙胙同、福也、師法也、保安也、言養也、不當訓報、蓋世太公與民爲法而襲大師之職也、 陸氏得安也附註蒙、絜曰、此解於傳文不表式也、見莊九年傾胙猶無克胙國之傳註、胙謂世胙大師之業、以表正東海、襄二十九年注所謂爲東海之表式是也、息軒曰、緊歎聲、一曰緊亦是也、 正義服虔云、賴齊桓之匡正也、非是唯作舅太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 恵棟曰、舊謂祖考之舊法也、管子牧民篇云、恭祖舊、正義、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國乃其昌、 息軒曰、推亡申仲虺之言固存、疏孔傳曰、有亡形申史佚之言、乃荀偃則侮之有亡道、則述二人之意、以曉晉推而亡之、有存道侯也、撰僞書者誤以則輔而固之、爲仲虺之言、并取以荀偃賊君者、故黨入之仲虺之誥中、孔孫穎周禮司常游

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緊、發聲、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女音汝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不、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獻子荀偃、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

穎達不知其爲僞書、車載旌註游車本引以解此傳文義、遂路也、王以田以鄙、晦、 羽五色翟羽毛旄阮元曰、毛乃旄之誤、牛尾、全羽、全取其當改正、注同、經典旄翿析羽、析取其翿、誤爲毛者、不止此一注之于首齊鄭制處也、 馬宗璉曰、啓作巧異故假而觀羽旄或王朝所賜、如之不言旌者、諱而衛旗茂旆旌之類、異其名也、又見定

増註

履軒曰、羽毛只是謂旌旗之屬耳、傳文未見全羽析羽之別、又不必王章餙、見于定四年、 侗菴曰、行歸于周、只是行而歸于周京、意歸重下句、言萬民仰望者、以其忠信也、忠信於言外見爲是、杜以周爲忠信非也、說已見四年、

校本

四年、都人士篇、盟于劉、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劉夏、康公子、天子公卿書爵、大夫書字、此云非卿者、嘗非大夫也、但此禮

謀定衛也、定立剽、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行下孟反

經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夏齊侯伐我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郠備齊故二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非例所譏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月同盟

傳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圍音問去聲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親屈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過古禾反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大司馬

公子追舒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以求幸○覬音冀

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南莊王孫舒追舒○屈居勿反

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

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無覬覦以求幸○覬音冀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卷耳

萬斯大曰向戌來聘不使大夫故不以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夏齊侯伐我而公與之盟盟戌三大夫決之

年荀庚孫良夫來聘戌孟氏之邑大夫而與盟同就國都盟師師城之郠邑張可也何獨至劉而盟矣杜釋劉地闕鄭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地非有實據也于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案杜注長歷可厭

焦循曰釋文重直用反間問厠之間直用反則讀輕重之重以兄之勞爲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權修爲上好詐謀人故左之間間然間欺注云間隔也有也不敢非兄也馮所隔礙而欺誑也間云此在知己面前欺則隱其實知間諜說實詰也不然過用詐故不敢間爲不則歸己獻子何不隱其實也正義云間間爲祭法云官非也不敢非兄是友師一廟注中士下士也釋例元士中士下士兄也失杜義

履軒曰劉夏是聘使士稱名劉夏名尚故書單靖公非聘使是也下士稱人公故不書劉夏過魯無會主人于沙是也明證恐是杜之臆斷世本子馮爲艾獵難從案輯釋亦有之子艾獵叔敖之說可參看

案子馮叔敖兄子此敖爲二人此註因注不誤校本引正義世本傳爲誤耳爲傳寫誤非也

馬宗璉曰呂覽尚德注楚有徵尹之官謀臣也

息軒曰傳箋訓周行爲周之列位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郎周之列位也不必訓

周爲徧存參履軒曰引詩斷章取義此何必講后妃之志注蛇足宇鼎曰周行猶言列位也王及以下釋周行之義非謂各任其職也欲得其人以官之則詩人之志也杜注謬履軒曰甸謂供御之田采衛皆王朝卿大夫所食采也故以大夫結之耳今周官一書不當據而周制無得而考焉杜據周官作解不可從又曰接禹貢采雖在侯服而尤近甸服以其爲王朝卿大夫采邑故曰采也唯衛恐亦與采隣耳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是畿內之稱非若周官於畿外別立甸服也林注十年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穆文熙曰師慧過朝將私激宋無人聲而滑稽優盃之流也

馬宗璉曰郡國志魯國十縣

履軒曰易入聲陸粲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猶言以五男易一女矣當爲更附註易羊益反更易之易音羊益反易也猶言以五男易一女也

宇鼎曰易如字言不易一女也得淫樂則不爲子產固請請宋公也

殺次晉是以國相代淫樂也若作去聲於意似順而文理不順

案注國相舊本作相國非今從足利本宋本亦齊也

息軒曰邾倍邑而屬齊故亦伐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五　三十

貴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之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行戶郎反下同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不言侯男略舉也○甸音壬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

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伐師慧樂師也伐慧其名○三戮扶廢反徐音伐

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質音致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

○因音汝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圍之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人醢之三人也

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息亮反慧曰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

齊侯圍成討不貢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邾邾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邾來之討也晉

穆文熙曰、韓宣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欲得其玉環、乃子罕獨以不貪爲寶、而固却玉人之玉、又爲處之得所、茲其賢益加人一等矣、

我得不貪、汝得其玉、是我汝二人各有其寶也、小人二句、想是古語、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改玉作璧、且卿、故寘其人於己里、越卿二字、不親事中、富而後使歸其家、寶故知之也、玉璞也、林氏謂子罕以所獻之玉、寘諸或人所居之里、恐非也、

彭士望曰、斬草除根、此必子產之爲、

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傳、○㴷、古歷反、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共音恭、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以玉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喪、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治之也、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一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先絕之、傳言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泛氏、有謀、○堵音者、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五

○傳、十年、上者三、　三息暫反、又如字、
陸粲曰、如字是、　元粹案、論語季文子三思、朱注三去聲、與是三字同、陸說未必是、　○著雍、　著徐都慮反、陸粲曰、都當爲諸、字之誤也、　阮元曰、盧文弨本都改作張、是也、

襄經十年、偪陽本或作逼　不復扶又反　傳賢行下孟反　彌徐音弭一音武婢反　隊徒對反徐徒猥反，　堞徐養涉反，　上時掌反　以徇似俊反　潦音老　以几本又作机同　○今本亦机　可重直用反　帥率子忽反　何貺音況　題以大分反下令識也　帥師所類反　其行戶郎反　請禱丁老反　賜大計反　禘也　夷俘芳扶反　令居力呈反下令在勸令同　秦不茲一本作秦不玆嗇文與之爭同　毋音無　師數所角反　疲病音皮　御寇魚呂反　爭競爭鬬之爭下　幼少詩照反　間諸侯間厠之間　封疆居良反　嬰一音怡　衆處昌慮反　不儆音景　公孫夏戶雅反：　七乘繩證反　至治直吏反　梧音吾　鄭復扶又反　以見賢遍反下同　還鄭本又作環　潁音頃　能御魚呂反　能庇必利反　王右音又注同　篳音畢　必閩音圭　亦作圭　辟字林許營反　旄音毛　王爲于僞

反共祭音恭之相息亮反下同正矣何或作可誤也經十一年復在扶又反衛其俱反相要一遥反使疆居良反注同之難乃旦反瑣素果反宛於阮反又於元反濟隧音遂毋音無下皆同速去起呂反奬王將丈反之比必利反殛之紀力反注同俾失本又作畀必爾反嬖婢世反大夫詹之廉反言使所吏反注同爲介音界鮮不息淺反又五乘反緘證反下二肆音四縣鍾音玄○所角反今本鐘數反經十二年不及注同魯爲于僞反下皆同爲邪音預傳鄢許亮反或作向禰乃禮反與音預傳鄢許亮反○今本亦向

丁丈反下同敢譽或如字年邦音詩亢父音甫言易以豉反傳同爲將于僞反軍帥所類反下文無帥同事見賢遍反將佐子臣反什吏音十率乘子忽反下繩證反非適丁歷反劉夏戶雅反嬴音盈經十三年爭之爭鬭少壬詩照反喪息浪反殺音所界惰徒卧反傳楚使所吏反追逐音百瓜州古華反煌音皇冒直吏反愚他得反不爭爭鬭諸夏戶雅反必易徐神豉反庸浦判五胡老反巡守手又反下同本或作狩焉用之於虔反本或作將焉用之經十四年其使所吏反雖介音界惰徒卧反傳楚使所吏反追逐音百瓜州古華反煌音皇冒莫報反洩息列反徐以世反詰朝如字使復扶又反曹直吏反毋是無貍力之反又作貍同豺佳皆反殺戶夬反捕音步徐又音賦踣一音敷

○傳十三年難其難乃旦反或如字陸粲曰如字是○不習則增修德而改下不習則增絶句一本無增字則連下爲句陸粲曰有增字亦連下爲句若云不習則增斯於文義難通矣釋文之意但取上文祥習則行行與增韻協故強斷之非也

○傳十四年注中分申于仲反又如字陸粲曰如字是也

陸粲曰、袖似又反、古字作褎、一本是也、

僵居良反　遏他歷反　贊音至　凱愷開在反下徒禮反下文及注同　子介音界　其使所吏反注同　之長丁丈反　少弱詩照反　適子丁歷反　奸干音反　相傳直專反　于竟音境　朝那如淳音株　匏白交反　則揭起例反　棫林徐于目反音於閾反　後又尺氏反、　而女音汝　召公上照反　奭詩亦反　爲之于僞反　囿音又　之麋本或作湄　辟必計反　不解音蟹　蘧其居反　傾覆芳服反　瘠羊主反　當差初賣反　懼難乃旦反　出竟音境下文皆同　近咸咎近之近　射爲一讀射而禮反　乎音食夜反　求中丁仲反　兩軥服云車軛兩邊又馬　頸者音權又起權反　子爲于僞反　適母丁歷反　弔于衛本或作吊　大叔音泰　之好呼報反　又重直用反注及下同　羔袖

北宋本葉抄本、工作古、

本又作褒在又反　剽字林匹召反　唁徐作喭音唁　糞方問反　之長丁丈反　無帥所類反注同　出其君如字徐音黜　卬之音仰本亦作仰○今本仰雷霆之林反　士傳直專反注同　置其位徒丁反又音直專反挺本亦作電　其難乃旦反　瞽音古　盲者莫庚反　箴諫其技其綺反　逾徐在幽反又子由反　鐸待洛反　徇於似俊反　鈐力丁反　以從本或作縱　弗徵音景　臨於懍反　右我音又　世胙才故反　不壞如字服本作懷　繄烏兮反　環戶關反　史佚音逸　仲虺許鬼反　得之亡甫反　左相息亮反　桁羽星歷反　見意賢遍反　經十五年傳今聞音問　重勞直用反　敢閒閒厠之閒　公監工銜反　罷弋一音戶買反　爲于僞反　子馮皮永反　從子才用反　橐音託　公子成音城　箴之林反

覩羊主反又音喻覬音冀寘彼之豉反下同周徧音遍下同曰圻音祈四十乘繩證反下及下文爲乘同千乘星歷反下皮彥反之曙音蒙不爲于僞反下文爲之改之同堵荀本或作狦聚於七住反

襄公 起十六年 晉杜氏集解 盡二十二年 唐陸氏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伊豫 近藤元粹 增註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溴古圎反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雜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重直用

悼公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如四年夫人姒氏七月薨八月葬則絕別月耳而杜云踰月而葬蓋踰月有多少俱是踰越之義此會高厚會訖逃怒欲戕之公歸不告於廟故也

履軒曰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正是三月也如四年夫人姒氏七月薨八月葬則絕別月耳杜云踰月偶失考耳正義回護作月葬非說者非

齊召南曰戊寅大夫盟杜注非也公羊穀梁並謂政在大夫

雞澤之會文隔哀
友晉人執之故齊人
伐魯耳比事觀之其主兵爲先者如僖
義可知故傳不釋
履軒曰皆大夫而諸蔡侯鄭伯許男鄫
侯惟鄭矣故序晉上來是也林注非主
也傳似未得經旨
息軒曰傳纔此經曰伯蓋不以大夫主
齊子卽師會晉荀偃諸侯則推而屬之
書曰會鄭伯爲喪故鄭也僖十九年盟
也喪等也齊也言叔孫豹齊陳非主盟而
老會荀偃而書曰會書會陳者不以喪
鄭伯者以荀偃與叔孫主中國也亦類
老等喪故書曰會鄭也此非社意參存
伯也是經書鄭伯耳自十五年至十八
注大非　圓成之成年四年閒齊師六
本或作郯非傳同
至于魯
馬宗璉曰祁奚疑是
祁午祁奚已於襄三
年請老矣無復爲公
族大夫之事　息軒
曰三年傳曰祁奚請
老晉侯問嗣焉對曰
午也可於是使祁午
爲中軍尉羊舌肸爲
中軍尉則其本作
去中軍尉此注云
祁午矣今作祁奚者轉寫之誤耳　馬
宗璉曰官疑是助祭之官
息軒曰晉逮葬悼公烝于曲沃本爲會
于溴梁以討邾莒故傳承上文先序執
邾莒之君若大夫盟由高厚歌詩不類
乃會中餘事非主意所在故後序之於
文宜然非由吉有先後也知執二君在
大夫盟後者傳云通齊楚之使明高厚
逃後執之經據實書書
之也
劉炫曰不服晉故違不取恩好之義類
其今違其今是有二故云齊有二心
心也

增註　校本

高厚所歌之詩獨

左傳　卷十六　三

及晉人執邾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
稱人以執不以
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故
夏公
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
荀偃士匄
宋人伐許荀偃士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無
冬
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之
子彪○彪
彼虿反羊古反
爲中軍司馬張老子
公族大夫祁奚韓襄欒盈士魴爲
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也
虞
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
故曰歸田
改服脩官悉守曲
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悉入
後烝嘗於祭傳言晉將爲會討之悼公卒不
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而烝
丘書爲兼馬御代程鄭○乘繩證反
以我故執邾宜公莒黎比公十二年十四年
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爲魯討之悼公卒不
克會故平公終其事○黎力私反一力兮反比音毗
曰歌詩必類歌古詩嘗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
注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
同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
在大夫盟下後告
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
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傳不言齊有異志而言諸侯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

不來庭者

意軒曰諸侯之卿會公侯敗衛人但魯卿不當書魯人故書其魯宋衛之匠也序名非經無譏無辭可位當在宋下衛上以寓也鄭得會伯子而及其書棄難大男特會之無罪耳非夫出會會常在諸侯謂與伯子男平等也侯上此內外主客餘見於經　龍洲曰之言也禮卿不得先君後臣為上下之會公侯而魯卿會分平故也杜注迂回之者無譏故於此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而言諸侯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

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向舒亮反　蠆勑邁反

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

之不背遷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蟜居表反　穆叔從公、從公歸

用反又才用反又如字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

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　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

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

存參」

惠棟曰京相璠曰昆書曰是仲尼新意

陽縣北有浦城浦城當時伐許皆是諸

北有湛水者是鄭元侯之大夫義取與

曰湛水出魯縣北魚鄧伯尊卑皆平得

齒山西北東南流歷會鄭伯故也諸侯

魚齒山下為湛浦今大夫謀伐已定鄭

水北悉於翼山阜於伯始來從之故言

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後王馮氏云本會

山有長阪蓋即湛水荀偃却書會鄭伯

以名阪故有湛阪之為鄭伯之畏于大

名又曰戰國策曰夫也故特叙于主

楚不守方城之外高兵之上所以別君

誘曰方城楚塞也外臣之等耳不使夷

北也趙坦曰十八之於大夫也欵義

年傳孟莊子斬其橋夷等也晉主兵而

以為公琴註云莊子首序鄭伯者以荀

孺子速也坦案論語偃皆卿大夫尊位

卞莊子之勇即指速相等惟鄭伯為君

言下當為孟氏已速臣不可先君故書

變文以示例特言

大夫義取皆平

故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

械林、函氏皆許地、○械為遍反又于目反　晉荀偃欒黶

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

斬反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

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市林反阪音反又扶板反　楚師敗績、晉

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復扶又反　

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于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

之、孟劇子之子莊子速也○徼古弔反　齊侯曰、是好勇、去

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晉陰道○陘音刑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

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許及楚、
憾於敵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
圻父、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囚必利反、間音閑、行戶郎反、圻其依反、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憂、
泡宣子賦鴻雁之卒章、鴻雁、詩小雅、卒章章末曰、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集、如鴻雁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

在此、敢使魯無鴻乎、鴻、集也、○匄古害反、鴻居牛反、

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牼宣公

北鄙、圍昉、昉、弁縣東南有桃虛、○虛起居反、
九月大雩、無傳、雩書過、宋
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華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陳、獲司徒卬、卬、宋大夫、卑宋不設備、○朝
戶化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
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朝
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卬五郎反、
于曹隧、越竟而、猶孫蒯林父、
之子、○蒯苦怪反、

守之、故曰卞莊子、至曰會鄭伯、
二十九年、李武子取卞、則卞邑始屬季氏、釋憾、報憾也、釈義、伐魯、釈叔孫豹之憾、楚、
憾或作感、胡暗反、馮氏云、穆叔著急、晉人亦放僻不得、
息軒曰、圻父詩云、圻勉強說個敢不敢、
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使要是聊作安頓、予于恤、無所止居、魯也、按、我今何可不、
厚事晉、故穆叔自以恤魯事乎、而前日、
比爪牙責圻父、爲王爪、使魯及此無止居、
杜云、責圻父爲王爪之禍者、是我之罪、
牙、不脩其職、未免微也、鴻雁章、故訓、
集、竟典方鴻僔功、
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故云、林、
註、豈敢使魯無所、
鴻集、如鴻雁之章、
所云乎、按宣十七、
年、庶其有豸乎、似、與此無鴻對、
宣公卒、悼公華立、
林註、伐我大夫將、
書大夫始此、自隱、
以來齊伐我皆称、
正義、實冬、出而告以、
入若君將書君、自、
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文十五年始、
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
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
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
殺其室、不在九月內耳、趙汸曰、經書、
華臣出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
其日月、杜氏謂以始作亂時來告、亦非、
由左氏所據載籍、或追録舊事日月訛、
舛、不與經合、傳姑仍之、以示傳疑之義、
不得以從赴爲辭、其傳記在前、而經書、
有後者、乃可言從赴、例他倣此、
馬宗璉曰、爾疋釋丘、再成爲陶邱、郭注、
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成猶重也、是、

陶邱爲再重之邱、春秋時漢濟陰郡皆曹姓因飲馬也、地此重邱疑卽陶邱、卽身親爲惡、使父以再成釋之甚確、共逐其君而其父元粹案爲厲句、校本首惡如厲鬼釈義、後說可從、謂死當爲惡鬼也、與前說小異、未知孰當杜意、

馬宗璉曰、杜頙會於防注蓋縣東南有防城、

陸云近防、附近之近、下同非矣、說見上、鄆、十年作鄆、本同字、史作陬、

曹邑、○飲於鴆反重直龍反詢、罵也、○詢呼嫁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豆反罵馬嫁反

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懇于晉、爲明年晉

人執石買傳○懇悉路反

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

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鄒側

留反齊師去之、去臧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

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徵首曰、拜

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

以杖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己、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杖音丈、

之、○杖音丈、烏穴反又音決、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

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爲于僞反

宋華閱卒、華臣弱皇

比之室、易之、○比毗閱之弟、皐比之子、弱辰、使賤人來唁己、是惠賜

使賊殺

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

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鈹普皮反

左師懼曰、老夫無

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力也、曰、

服虔曰、弔生曰唁、又曰君義己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己無林注姑且也、刑臣、死不以義、望己是不刑餘之人也、杖小終也、字鼎曰、杜氏木也、橛屬、宇氏疑以使賤人來唁爲惠姑字曰以且代姑賜不終、如是則下句者或有之、以姑代且者、未之有也、恐重犯服說近是、

馮李驊曰、當時士氣是姑字而屬上句、之正如此、後世且以或云姑、不必姑終之辭、按拜辱謝其言無死也、來唁是賜也、使奄士是不終也、釋文其傷本或作瘍音羊、皐比私有討、是賊憲棟曰、漢書幽作就、謬言也、

存參、

增註　校本

龍洲曰、而汝也、謂其妻曰、以汝之大玉與我、釋文、瘈字林作猘、九世反、云狂犬也、臧琳曰、說文疒部無瘈字、犬部猘、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猘犬入華臣氏之門、是左氏古文本作猘、瘈與猘聲相近、俗字也、字林即本說文、漢書五行志引亦作猘、蓋據西漢儒傳授之本、故與許合、諸本無之門字、惟論衡感類篇、引與說文同、 汪中曰、大雅緜正義引傳、作皐門之晳、案今本作澤門、釋文云、本或作皐門者誤、陸說

諱國惡恥聞於外、故蓋之也、策馬捶也、私助御者擊馬而馳、短其策者不欲使人知也、一說短策謂左師自悔其謀短淺、不當勸止也、不然、則已字不通、爲去声、 瘈狗狂犬也、陸云瘈字林作猘、九世反、氏猶家也、陸云沢門如字本或作皐門者誤、

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騁敕領反、惡烏路反、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居世反、一音制、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晳星曆反、邑中之黔、實慰

是也、蓋皐門爲宮門、非常人所居之地、注澤門宋城南門也、然則皇國父所居澤門、非皐門也明矣、或右本左傳正作睪、作皐門者、形近而譌、 阮元曰、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晳作晢、注同、案晢乃明晢之晢、从日折聲、與此从白折聲異也、 鳳山曰、闔門扇也、廬猶易剝廬之廬、屋也、呂氏春秋知化篇曰、吳爲丘墟、禍及闔廬、言越王報吳、滅其社稷、壞其民戶也、注可謂杜撰矣、 履軒曰、役知字、言如此則不可曰役也、 息軒曰、一臺小耳、而不速成、難以爲役、 龍洲曰、詛之欲禍其人也、祝

區區、丘于反、小貌、月令仲春脩闔扇、註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不緝謂斬布用之、不緶其端也、緶縫也、衰用布爲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外者八十縷也、按升音登、三升布、布之最麤者、以麤布爲衰而斬之也、苴、其色麤惡、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帶絞帶也、絞帶乃繩

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一其廉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扑普卜反、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闔謂門戶閉塞、○行下孟反、抶恥乙反、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詛莊慮反、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麤本作麤、縗七雷反、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苴七余反、菅古顏反、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凷亦非喪服正文、○鬻之六反、謂朝一溢米、暮一溢

之異福其人也」履帶也、經帶杖三者、
軒曰、縗斬、猶言斬縗、皆言其色麤惡也、
也、是舉服名耳、非指苴杖竹也、絰實也、
胷前之縗、而言夫胷衰摧也、義取心實
前之縗、蓋非古義也、摧痛也、倚廬、廬倚
當別論焉、 方苞曰、東牆而爲之也、苫
苴經帶杖、謂首絰要絰也、禮記及喪
帶及杖皆苴也、注誤、服傳言枕凷、此言
戴鈞衡曰、案荀子注、枕草枕凷、乃出礼
苴杖、謂以苴惡色竹、記及喪服傳、非喪
爲之杖也、 正義、士服正文、杜意言古
喪禮居倚廬、鄭注云、礼未必無枕草之
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法也、王儉曰、夏枕
東方北戶、 沈彤曰、凷冬枕草、父母之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喪無貴賤一也、晏
夫卿、故晏子言唯卿、子所行、是正礼也、
乃得稱大夫、而行大、而時士大夫各有
夫之禮耳、王肅云、謂不同、故家老怪之、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晏子言唯卿得服
大夫、周無是制也、 大夫服、我是大夫

米、苫傷廉反、枕之鴆反、
凷苦對反、一苦怪反、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也、 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
曰、唯卿爲大夫、 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
或云、晏子言古以卿爲大夫、吾非卿、故不服大夫之服、敍義諸侯降于天子一等、故唯卿得服大夫之服、按孔疏從滕家說、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害矣、

經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卽是伐曹者、宜卽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楚公

增註

宗、鄭康成曰、此平仲之子得服士服、礼
之謙辭也、言己非大喪服、大夫之子得
夫、故爲父服士服耳、從大夫之法、
此與沈說同、杜氏从傳四年、許男新臣
王肅似非、說又詳惠卒傳、舉之以侯礼
馬二氏補注、 也、凡諸侯薨于朝
履軒曰、曹伯卒、用加會、加一等、死王事
等之禮、與不無明據、加二等、於是有以
注不必論、 家斂、註諸侯命有
三等、公爲上等、侯
伯中等、子男下等、
疏、死王事、謂因王
馬宗璉曰、李登聲類、事、或戰陳而死也、
曰、跪、跽也、
郝敬曰、此等傳、甚怪
誕、不經、非不語之敎、

校本

同、同此夢也、

子午帥師伐鄭、

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溫反、 或如字、 爲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弒者、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 梗陽、晉邑、在大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見之、○隊直位反、跪其委反、奉芳勇反、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宇鼎曰、可以逞言師有利也、巫之所言、蓋以其術所占星之爾、注誤

陸粲曰、負侍也、 佪菴曰、曾重也、故先儒解爲陪臣謂晉侯上附注穆天子傳云有天子、天子上有明、曾祝佐之、郭璞注神自明神視之則曾、引此傳文云、曾重侯爲陪臣、此說亦巧也、重臣蓋謙辭、以然了流於迂、明神天媚神耳、疏負侍也、子之間、非可分君臣、五嶽視三公、四瀆曾臣只是最下之臣、視諸侯、諸侯於河群臣無數、而我班位神、其辭不得稱臣、甚卑、其於天子中間、故註云云、曾本重凡隔幾多臣、故稱曾義、諸侯之於天子、臣、杜末臣之解不失、無所可重故以末大昔但未釋字義耳、臣辭之

趙汸曰、此言齊人拨無敢復濟、言如守平陰之防於書圍戰無功則必死之、

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瑴古學反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 曾臣彪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悉薦反、後戶豆反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 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復扶又反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沈音鴆、或如字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

齊何與後十二月門無復主濟河而還其三門、焚其四郭、乃也、濟水在魯曰魯濟、在齊曰齊濟、圍齊之事、杜說非、 惠棟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至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注皆臆說也、 息軒曰、惠說是、但謂廣里卽光里、則守之下屬爲句之字不可通、杜注是也、 又曰、言必將脫歸、不能久留、丞

此平陰齊邑也、而言圍齊者、以君在故也、補正、圍者圍齊也、非防門也、注非是、

宣子謫言以恐齊也、

林註、千乘七万五千人魯莒在齊之東、言自其鄉入、蓋自東道以入齊、

一說、斥開也、開山澤之險以建旌旗、朱曰、人所不至處必旆、釋文旆蒲蓋反、附注、旆步昧反、

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廣古曠反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析星曆反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斥音尺、陳直覲反、

此矣、陸粲曰、介開左實、人實居左也、也、將疏建旌旗以爲衣服、一作衣物、以陳、故開介山澤之險、輿曳、柴、見傳廿八

惠棟曰、淮南子曰、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牟、晉人慣用此法、疏分也、司馬法曰、凡脫釈文、救括反、附陳行惟疏戰惟密、注他活反、樂、音洛、息軒曰、輿廝役也、其想當既已遁去、下長曰、輿尉掌輕重及同空、營有遺衆、故薪水之事、陸粲曰、衆鳥樂之、

脫歸、直言脫歸耳、何由知不張旗幟、息軒曰、脫歸、脫身逃歸也、齊侯既脫歸、故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懼夜遁、必遺棄食物、烏烏得之、故樂也、惠棟曰、班、還也、郭璞引作般、齊師夜遁、馬鳴聲漸遠、故云班馬之聲、尚書、班瑞于群后、史記班作還、古字通、梁玉繩曰、班爾雅釋言注引作般、蓋師遁、馬還而樂、故鳴、杜以班訓別、似非、存疑、爲塞道釈義云、參、馮李驊曰、下文、今山東長清縣有

別云、攻險、此注衛所隔馬山、即是、欲守險、恐非、傳逐林注、州謂殖曰、止、曰、衛所謂險者、必有將士爲三軍停獲、在此戰敗而齊不得、若不肯止、復欲射、已而連大車以塞隧、矢中央、取其咽喉、豈所謂險者乎、注謬、州綽將故執弓、息軒曰、衛塞道、故、丙右、故執兵、或曰、州綽及之、

履軒曰、縛、即下文所謂面縛是也、非反縛、而不殺之、取衣謂、在此戰敗而齊不得、若不肯止、復欲射、息軒曰、衿結也、故射而殺之也、弛、放、杜云不解甲、元粹下云其右具丙亦案、衿甲句、校本說可、舍兵、則此是州綽從傳逐不知面縛反弛其弓也、按此用縛之別、以此句爲形容之辭、誤矣、面縛說按、衿結也、通作紟、既見僖六年、息軒曰、克京茲、從晉衛攻身而被面縛俯首坐于鼓下、囚者之狀、如見傳氏云、摸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施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中行伯、晉大夫、邢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別彼列反、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殿丁練反、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綽中肩、兩矢交臑、臑音豆、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衷音忠、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日明之如日、乃弛弓而自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之、○及音汲、弛式氏反、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後縛之、○縛音博、甲面縛、衿甲、不斜加甲、○衿音捻、其鴆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也、苟偪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縛欒盈以下軍克邾、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乙酉、魏絳欒盈、○趙武韓起以上軍圍虐、弗克、十二

有邾山、○邾音詩

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寫其被擒時之狀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是也或謂縛二人曰秦周齊城門名也而坐之於鼓下者案秦周當是齊地名非礼少儀甲不組杜氏以爲魯大夫失滕鄭注滕紟帶也之 錢大昕曰杜據秋音秋說文蕭也魯有秦子秦堇父故按楢與杶同陸璣以秦周爲人名然以曰杶栲相似如一下文東侵及濰南及則杶似樗漆也此沂之例推之惠說爲時破敵以斬楢帰長當以汲秦周爲句國以爲寒楢字絶
王引之曰萩即楸句或連下爲一句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非矣
錯注曰春秋左傳伐林註申池齊南城雍門之楸作萩同漢西門文十八年弑書東方朔傳又有萩懿公納諸竹中其竹籍田貨殖傳山居地多竹木十章之萩顏師古注迫入迴旋釈義迫亜曰萩即楸樹字也字絶句爲物所逼
惠棟曰淮南子墜也還盤辟不進也

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 ○雍於用反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 孟莊子斬其楢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楢木名 ○楢刕倫反又相倫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難乃多反又如字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 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還音旋一音患 數所主反 檛陟瓜反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 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 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

形訓曰申池在海隅扣牽馬也
高誘曰海隅藪劉逵傳五年云國君不據以注齊都賦京相可以輕輕則失援璠言申門即齊城南按犯將冒扣馬者面第一門外爲申池而出也
杜于文十八年傳依陸云濰本又作維京氏爲說非也 息音同蒙求申屠斷軒曰文十八年傳公轅徐狀元曰舊注游於申池則淮南子云以刀斷馬轅未所謂在海隅者是也詳所出想當與此此下文東郭北郭楊事相似擬所(ㄅ)門東閭皆在齊城下不當獨率諸侯之師遠至海隅此申池當以京說爲正
焦循曰考工記梟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以枚數闔猶數闔之枚二十一年傳識其也枚數與此傳相發明杜前後異注失之

增註 校本

不從礼降其喪礼
林註王其謂我懷生而安逸乎

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行下孟反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莞音官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 ○去起呂反下同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

息軒曰、枚數連讀、門有兩闔、每闔數其枚、故云以枚數闔、焦說是也。又曰、轅馬頸革、斷之則服馬與衡離、不能牽車、故止。

言若事可為、君以兵繼、進辱退敗也。林註、楚君亦不至親出、以受恥辱、而訓則猶言則君繼之。

龍洲曰、完城郭、入保於內。息軒曰、完全守備、納郊保卒於城中、存參。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

此魚陵非魚齒山、顏氏辨之矣。為又作遂、音同。蓋此二字通用。大司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縣。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手又反、下同。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犨尺由反。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皐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蔿于委反。馮皮冰反。雍於用反。費扶味反。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回如字、又胡猥反。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再宿為信。○純如字、一市荀反。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湛水、故言涉。○湛音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幾音祈。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

增註　校本

文又言魚齒山、何故焉遂掩廿五年作於此、言魚陵邪。至于蔿、昭十三年作遂、梅山若在密縣東北、費滑已見成十三年、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牢、釋文力刀反、附侵鄭東北也。

注、音刀反。

阮元曰、劉昭郡國志引此注、作密縣西北。息軒曰、右回梅山、南經東以出北也。下云侵鄭東北、則作西北是也。案後漢郡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汾邱、有魚齒山。杜上文注魚齒山在南陽、非也。惠棟曰、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撰本甚作湛、音淫。湛雨猶久雨也。或云檀弓云、雨甚。甚當讀如字、亦通。曰、後說是。

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聞而患之、故曰不害。按八風名見隱五年。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以詠八方音曲。阮元、今師曠以律呂歌。惠棟曰、南風音曲、音微不

襄十八九年

服虔曰、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必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按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家章、一名嫌、皆當爹之次也、

履軒曰、歌蓋徒歌、北風北國之詩、南風南國之詩、不競、謂聲調不盛也。注吹律以詠八風、殊存參、

息軒曰、董叔董狐之後、世為史官、故據大道知其無功、又曰、傳云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允有罪、稱人以執、不必惡及民也、

齊召南曰、賈逵謂圍齊而致伐以策役勳也、於義為得、孔疏辨之未嘗著於是役、倚晉成功至作林鐘、以銘勳、其以伐告廟、又何疑焉、劉敞曰、圍而以伐我者、以伐告也、義甚明確、

靈公卒、子莊公光立、曰太室云乃還、是不以先侯之罪罪後嗣也、還師不服、是後嗣不俊也、於是

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漷好虢反、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

錢大昕曰、注南武城、再舉有辨、不特假續漢志、宋齊隋志皆[illegible]而已、作南城、晉書列傳中亦無武字、唯志有之、係誤衍、杜注哀十四年傳作南城、劉昭注續漢志引注文、亦是南城、此武字必後人誤加也、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馬宗璉曰、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漷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漷水為竟、

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為界、此田奪是魯界、邾人取以為己有、今歸魯、故曰取邾田、

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兩四十丈、即匹也、以輕物先重物也、非

惠士奇曰、馬為庭實、以賤先貴、鼎價未聞、以馬為先、且馬必貴於鼎焉也、不上堂、安得先之、先僖卅三年鄭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吳鼎亦不給先、吳猶

增註校本

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 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六卿過魯。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鞌戰還之賜、唯無先輅。○鞌音安。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

言先泰先漢歟存參猶師先字絶句與焦循曰檢醫書皆此語意少異

以癉爲熱此傳云癉說文癉勞病也疸病生瘍於頭癉言其癉也瘍頭創也然熱疸言其癉始而發則癉病此疸癉熱既而頭癉遂生此潰遂生創於頭按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皆及皆日中塗復病也又謂荀偃病此及也疸譚以爲偃疸癉癉潰遂生創於頭而目出初外其頭未是　息軒曰目目未合戶冷乃合出惡人見之故不納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陸曰舍本又作啥下同

貫名海屋曰杜意以撫撫乃也爲倒句今按之之字之之丈夫指荀偃言按此猶言淺哉吾誤輕視之爲丈夫之爲丈夫也礼記吾之爲丈夫也注末之者也　息軒曰此當末之下也注末之言吾爲淺丈夫也欲猶微哉疏之哉也

有句法故言淺之爲丈夫也尾倒用字句者加之字於所倒之字下如此之謂也及大學小人之使治國家之類是也元粹案此說似巧却鑿不如從前說　郝敬曰傳爲是年晉欲再伐齊附會之豈弒君之賊而急公事若此歟　息軒曰變勤伐齊在夏故經書夏傳終言之故序之李武子如晉之前耳

增註　校本　附注、二齊一也皆讀如字、輯睦集本作集

左傳　卷十六　三

爲丈夫也（丈夫）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

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氏族不書書季孫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也）

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爲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雨之長黍苗也喻晉）

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功焉（林應麟律名鑄鐘聲因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

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先鼎之先○先悉薦反又如字莫甸反荀偃瘅疸生瘍於頭瘅惡創也○瘅丁但反又音旦疸七徐反又音亶瘍以羊反創初良反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帶內請後曰鄭甥可匄音荀吳其母鄭女○二反又直慮反殫於用反見賢遍反宣子盥戶暗反宣子出曰吾淺之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含戶暗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欒懷子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荷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嗣續也○瞑莫甸反又莫結反七丁反一七干反宣子出曰吾淺之

案校本引邵文莊可從陸粲傳遂顧炎武馮李驎皆從之息軒以杜注銘字爲解傳龍銘者名也觀晉文令字云銘名也名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

邵氏曰今猶令龜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不銘功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借如字一情亦反

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爲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城西郊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叢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叢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姪直結反

殽子公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朱女仲子生宋殤諸戎子屬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之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

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杼直呂反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刖音月又五刮反雖有刑不在朝市

顧謚當是其氏族耳管子房注云諸子注謂皆二姬母姓不內官之号哀五年知何所本也又仲子傳諸子謚知亦同戎子注云皆宋女按杜以諸子謚知爲晉獻公小戎子生夷吾則戎有姓子者不蓋戎女姓子者晉必宋女稱子也案有小戎子不祥猶校本引管子房注以云非禮也廿五年諸子爲內官之號此賈獲辭曰不祥亦同蓋立大子必告從之大是也服虔鬼神故曰不祥

曰間犯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履軒曰黜諸侯與上文間諸侯意正同非謂大子爲諸侯息軒曰是以下十二字一氣讀黜貶下也言微密也或云微服光以大子列諸侯之而逆也

會今齊侯廢之而不謀之諸侯是專貶下所在廿一年囚公諸侯而以難成之事子實子句讀之五犯廢常之不祥也杜哀六年囚王豹于

以諸侯爲宅、不知此句瀆之丘衆聽錄、謂犯刑死者、猶不上反
皆覆前文、不唯害義、句瀆反、穀即穀丘
又礙於文矣　馬宗也、二合之音、自古
連曰說文、微隱行也、有之
服注爲隱匿疑非、公羊曰、還者何、善
息軒曰、立之承上文辭也、大其不伐喪
以爲太子、謂立之爲也、此受命乎君而
太子非爲君也、故下伐齊、則何大乎其
文云、莊公即位、立之不伐喪、大夫以君
與殺、皆齊侯疾病中命出進退在大夫
之事、注云、終言之非也、註云、兵不從中
也　履軒曰、刑字泛、卿外臨事制多唯
逼大小而言、不特黜襄所在、穀梁云爲
則也、婦人無刑爲常、士匄者、宜奈何、宣
故下文云、雖有刑不壇帷而歸命乎介、
在朝市、謂非常也、
又曰、大路蓋亦車名、杜則取公羊而排
非總名、是不可據周穀梁、故云然、
禮拘說、餘見于二十廿四年穆叔如周、
六年、息軒曰、室宅賓王賜之大路與此

句瀆之丘衆聽錄、謂犯刑死者、猶不上反
皆覆前文、不唯害義、句瀆反、穀即穀丘
又礙於文矣　馬宗也、二合之音、自古
連曰說文、微隱行也、有之
服注爲隱匿疑非、公羊曰、還者何、善
息軒曰、立之承上文辭也、大其不伐喪
以爲太子、謂立之爲也、此受命乎君而
太子非爲君也、故下伐齊、則何大乎其
文云、莊公即位、立之不伐喪、大夫以君
與殺、皆齊侯疾病中命出進退在大夫
之事、注云、終言之非也、註云、兵不從中
也　履軒曰、刑字泛、卿外臨事制多唯
逼大小而言、不特黜襄所在、穀梁云爲
則也、婦人無刑爲常、士匄者、宜奈何、宣
故下文云、雖有刑不壇帷而歸命乎介、
在朝市、謂非常也、
又曰、大路蓋亦車名、杜則取公羊而排
非總名、是不可據周穀梁、故云然、
禮拘說、餘見于二十廿四年穆叔如周、
六年、息軒曰、室宅賓王賜之大路與此

財來邑也、
息軒曰、子孔自當其罪、而不辭、
皆云大路、故知大路之爲總名也、周
禮巾車、王賜諸侯車則同姓以金路、
異姓以象路、四衛單路、蕃國木路、今賜
諸侯之卿之車、當是革路、若木路、當
小國之君、故也
行禮行葬禮也、終
十四年書葬傳、一
本行字句非、

元粹案、舊本二子孔作士子孔、非、今從石經宋本、陸粲以爲士附注、士子孔上脫子孔上脫子然字孔四字下四字、校本從之、未檢文注云、二父相親士字寫誤也、

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
見諸侯師而勸之濟
齊崔杼殺高厚於瀘藍而兼其室、瀘藍齊地、
○瀘色買反　又所綺反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不
經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獨也、獨國人患
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討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
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華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
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
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
華、父
士子孔、圭嫣之子也、宋子、圭嫣、皆鄭穆公妾、
士子孔、子良父、○嫣居危反　圭嫣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孔
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

襄十九年　司徒孔郎子孔、

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
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相思亮反、三室如一、言同心、
故及於難、故二子及難、子華子華子良出奔楚、子華爲
右尹、子華、鄭卿、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
子産爲卿、簡公猶幼、故子展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侯出、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
僕會夜縋納師、高唐人殖綽工
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食音嗣、僕呂侯反、
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
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
凤洌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胡報反、召也、一戶刀反、
問守備焉、

衛子軍城西郛、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
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
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
四章、四章、章四句、引一也、取下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
肹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
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
石、買、○共音恭、悼子不哀、買之子、惡、孔成子曰、是謂屢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

履軒曰、齊侯本意欲降之、而備無降意、不乞憐、故揖而謝遣之也、息軒曰、古人使人進及與人別皆揖之、齊侯揖衛者與之訣別耳、杜注失之、
洞庵曰、杜將一會字、綽坐于鼓下、想今解爲因高唐人會食、免歸而在、釈義、僻遝不通、會字當屬會夜縋納師五字下句、衛食高唐人在句、二子會各夜時登城而高唐人方夜、二子恰好會其各登城而高唐人入閘之時、故得潜入城、會食故不及鄭二字從城上懸繩納師、蓋城中警防至夜縋師之策不易行、雖高唐人聚食而絶句、工倕會二字名、亦非、蓋綽僂二人爲爲高唐人入食則策不行、今一時城會其會食夜從而兩有之故得奏奇、城上縋納齊師也、功也、鵬云、會夜會曰極至也、控于大邦、暮也、城中會食無備、今在五章、

二子往城上、乃從城上懸繩納師、附于此、案、輯釋以會字絶句、可參看、
傳遂曰陸云與曾伐齊、齊大曾小、理自應懼、不待鑄鐘、杜注傳會臧孫之言耳、
按、杜如此類頗多、皆去之、洞庵曰、毛鄭分載馳爲五章、析既不我好十六句爲二章、失於破碎、集林註齊猶未服于傳始分爲四章、則控曾不可以不知所于大邦正在四章、與懼、
傳所引合、杜解亦如、屢倒也、樹倒必拔集傳極是、注疏有謬、根附注屢作也、昭說、不可從、案說又廿三年、推而屢之、見文十三年傳、可參屢、居月反、一音厥、看、又案屢作也、校是也、賈誼傳、屢六本引陸粲是也、郝國蘇林亦音厥、敬曰、此傳爲二十八

年石惡出奔附會之可厭也、

趙汸曰劉氏曰晉人既執邾子文取邾田齊成而不務同者何謂未報乎、黃震曰祝柯之會晉已爲故也、

晉執邾子取邾田矣澶淵之會晉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獻子父喪方新而盟莒伐邾專橫如此急於澶淵爾、

王符曰慶氏嫡姓、

蔡司馬即公子燮、

釋文近附近之近非矣、

服異則稱同盟令好結其好也、

不能行其志、

林注不能與祭人不相能也、

增註　校本

于向、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專反汙音紆、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公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

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貳世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

慰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討、討責也、

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踐土在僖二年、○與音預、

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亡、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

趙汸曰、公子黃以偏爲二慶所逐、不得爲無罪、傳序公子變事、罪陳侯不能制禦若能諒其心者、猶以臣下使逐其弟也、不與民同欲罪之、則稱弟不爲罪二慶以書國討、爲必有罪也、但杜兼言之耳故也、凡傳叙事實而齊子卽叔老、斷義非、往往類此、

王引之曰、杜解以卒繼好息民、見隱七二字未安、竊謂以猶年、馮云逆之爻與也、說見經詞、卒卒享、爰調、避下八享章也、言賦常棣之七、之句也、既不可言章與卒章也、卒下無七章八章、又不可章字者、蒙上而省、息軒曰、卒終也、賦常棣章以卒、又爰調也、棣之七章以終其篇、按杜注、享上、疑也、言弃賦八章、又脫使字、

蔡殺其大夫公子、燬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爰、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火故反、去起呂反、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齊、

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圖徒亂反、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下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

曰賄、贈賄也、履軒曰、賦魚麗、只是謝盛饌耳、非謂聘得時、息軒曰、人臣之義、歸美於君、故杜解爲喻聘、宋得其時、言聘得其時、故宋人重賄之、乃上句物其有矣是也、李孫歸美於君、故公賦南山有臺之卒章、李孫有君子之德、故宋人重賄之、以爲晉國光輝、履軒曰、凡賦詩不言幾章者、皆是首章矣、則此注宜唯引邦家之基、不當兼引君子之光、案注輝舊本、按猶有鬼神、詳昭作暉、宋本作輝、今從三十七年、舊說、淳熙本、岱閩本、閩本、若汝也、猶若也、釈義、汝若不能、我雖死乎、魂猶有知、必知悔悔而求復、則公不享汝之祭、若猶不享汝之祭、若猶孫剽在位六年矣、又皆如字、亦通、納衍將何以處剽、是足利本等、食矣作明教其子弒君也、何食也、悔之有、

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得其時、喻聘宋得其時、

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衛寧惠子疾、名惡子、寧惠子、寧喜、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

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

悼子許諾、惠子遂奔衛、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晉應其以

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
內外之辭、
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丗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于商任、商任、地闕、○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
八年伐齊之師、濵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姊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會多盜、季孫謂臧武
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從才用反、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
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從才用反、詰起吉反、武仲曰、不可、
詰也、統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輿馬、紿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蒙劒帶、是
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統也聞之、在上

止一人耳、息軒曰、傳言有姊妹及姑父之女昆弟、我謂之姊妹、是也、今杜以姑其年長於我則謂姑爲父之女昆弟之姑姊、少於我則謂姊爲己之女昆者、之姑妹、據劉所引十二年傳、若是父之姊、有父之女昆也、公其年、必長恐不得以是成公今字成公此爲答辭、且姑據子即位二年、今公子縯之姊妹據父稱之、衛侯於疑、及宋逃不免支離、宣薨至此、歸則衛年十五六、三十九年晚年生女、成公亦已三十餘尚或容未嫁、杜以爲矣、二年至此、三十寡婦亦未必然、馬八歲諸有姊、今將宗建曰據服注、武仲七十餘歲故知其蓋爲小司寇、陸粲非父之女昆也
曰與之邑謂與之魯其次謂展其從者、邑耳、
八等之人、謂草輿隸僚僕臺圉牧、見昭七年傳邑魯邑

增註

字鼎曰、壹以待人、所以軌度其信也、軌度其信者、使其信有軌則、法度也、信有軌度、則可明徵也、沈彤曰、八玆字應注、下功字釋、則不念允出、則未及名言、皆須形帝念意、功謂治人之功、由己壹、謂帝所以知是念之者、由其人之能誠壹也、末句咏歎以結之、所以勸季孫之有功、履軒曰、引書言其本皆在我、不可他諉也、句末玆字並謂我也、名言是一箇事件、不可析爲兩箇、允字活實之之辭、下文信字與此同、侗菴曰、此信字猶云誠能、只是起下之語、壹誠一、方與上信字應、注不通、盧文弨曰、注弑殺不成文、當本是見殺、而後人注弑字於殺字旁、傳寫者誤以改見爲弑也、釋文殺音申志、及陳樹華以釋文爲或有誤、非也、洪頤煊曰、上文方暑云云、並不言瘦、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瘠者何、痾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杜注失之、存參、鳳山曰、醫書謂傷爲勤、仲景傷寒論辨脈法曰、浮則傷胃、數則動脾、是傷動

校本

按洗心二字見繫辭傳、劉云、行有法度而言有信、宋同、按考文曰、足利本後人記云、歸上異本有所字、度知字、釋義教令合度也、在玆、在於此身也、下皆同、其所猶言得宜也、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己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允出玆、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也、按將謂疑此謂之訛、大夫再命以上名氏書於經、此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一說欲信出守此、當使善亦在守此、按此與上文勢相應、存之、遠上文作爲、王遠云、纊爲繭、緼爲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置氷牀下、使有寒、其上加纊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禮反、度待洛反、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此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所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復扶又反、鉏仕居反、還音旋、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緜衣○闕求月反、衣裘於既反、鮮息淺反、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瘠在亦反、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

對用其義一也又太陽病篇曰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注家云火逆傷氣血也是也

息軒曰幾亡室言危

財蕩盡

龍洲曰相壓溢也大夫稱主誣欒盈曰董叔娶于范氏以范氏爲欺欒壓曰董祁恐其夫曰已死而專晉國之政不吾敬范子孰董叔紓於庭之槐蓋欒祁之姊妹一恕其夫何范氏之多惡女也范相主以其已死輕而欺之也曰以

龍洲曰吾不復從范宣子之政矣

增註

校本

襄廿一年

按討討州寘也

按婦人舉趾不舉地范氏堯後祁姓

按相能猶相睦也

子南公子追舒也爲欒祁子追舒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生懷子桓子懷子欒壓黑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年欒壓黑臀逐范鞅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

使奔秦○臀其丈反

夫血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寘通欒祁桓子

妻范宣子之女盈之母

幾亡室矣言亂甚○幾其依反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恕諸宣子曰盈將爲亂

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士欒壓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壓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

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焉從

之矣言宜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宜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

遺貴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向欒盈之

舌虎叔罷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

向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

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知○知音智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

游哉亦是戾矣且其之禍可以死敗蓋通篇盛言君子來朝優哉游哉維以卒之美亦非衰世之作歲乘書孔子作五經時注優哉歌盖叔向所稱自是逸章剩詩耳

宋申曰室老家宰之者必在祁大夫不長息軒曰赦與釋應釋文作弗應應同求赦求釋其罪也對之應下同赦釋古同聲存參又曰祁奚既老在家故室老以為不能也

阮元曰禮記緇衣引詩作桓德行鄭注云桓大也息軒曰毛林注祁大夫之舉傳覺訓直是也祁奚賢外不弃解狐之外舉不棄讎內舉不隱內不失祁午之失親直也故杜亦訓親其獨肯遺弃於覺為直履軒曰覺我乎詩大雅抑篇只是形容其德之顯著也不偏在正直

息軒曰祁奚老在三祁奚老在三年年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祁午非祁奚也烈文篇注誤矣十六年傳可參有說詳輯釋又百姓也

曰衆馹者老在其邑書曰亂征引亂征謂勤當作訓失之

侗菴曰雕題壹一也頼也指叔向之身也一身與上文十世作對此解較勝杜然猶未得語氣壹歛切之辭壹不免其身猶言豈不免其身一身與十世對意在不免弃絶社稷之所倚

增註　校本

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能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卷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侗菴曰聖哲有謀功者必能明信而定保言其明信而有安靖國家之功叔向足以當之注解為上之人當明信定安有謀功者恐差息軒曰鮮過則有功是有譽勳也疏曰衆馹者老在其邑書曰亂征

保逸書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蒼莫胡反勳如字書作訓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譽勳

也惠訓不倦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駟人實反傳也

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相及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勸能者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無怨色

其身句中自見爲妥

息軒曰祁奚兼明不可以朝故與之乘、林注叔向之母有姒皆絕證及僖四年忌之行、亡補姒字與屈完來此類皆屬下句讀說見下欄、同陸粲乃云知字、

侗菴曰初叔向之母姒就一時姒忌而氏云姒字當屬下句欲以回護賢母語、林注奇怪殊意則厚然姒其美而不使秖見其惇姒且其間不亦難以免文勢殊不順不可從、於禍乎不然我又何愛於此妾而不使見汝父乎、乃使叔虎之母往視其父寢席果生子、按君書句同爲上卿書寢於此妾也視寢、補陪臣句補守臣有治獄也、按辭讀是理乎范氏矯君命告也補正守臣謂逐盜故盈以爲得罪晉侯、即諸侯自称于晉君、顧炎武曰林註布死布陳其守臣謂晉侯王藻諸死罪而謝之也施侯之於天子曰某土惠謂賜之命服也之守臣某是也杜注保住保守任當其父舊功也按此言不輸力於王室也大君君之大者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

息軒曰屢罪當見殺、己爲之子故云幾餘也、

增註　校本

按共載之乘終文林注叔向之母有姒皆絕證及僖四年忌之行、亡補姒字與屈完來此類皆屬下句讀說見下欄、同陸粲乃云知字、

侗菴曰初叔向之母姒就一時姒忌而氏云姒字當屬下句欲以回護賢母語、林注奇怪殊意則厚然姒其美而不使秖見其惇姒且其間不亦難以免文勢殊不順不可從、於禍乎不然我又何愛於此妾而不

而無恨心、言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罪兄弟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說音悅、見賢遍反、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之音悅、見賢遍反、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

叔向之母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之明不謝也、○爲于僞反下同、

向、父○姊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物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國多奇怪、○女音汝、

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

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纍懷子薛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纍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之○間去聲掠音亮、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得罪於守臣謂晉侯王藻諸死罪而謝之也、施侯之於天子曰某土惠謂賜之命服也之守臣某是也杜注保住保守任當其父舊功也按此言不輸力於王室也大君君之大者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屬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屬之罪、臣幾餘也、罪幾餘也、將歸、任音壬、

馬宗璉曰、鄭元因鄭周礼司寇之屬無
治獄官有尉氏、遂解尉氏、此猶言歸死
之爲將死於鄭之尉於司敗、知是主刑
氏、晉臣有罪何以歸人　並尉官、
死於鄭、漢志應劭注司徒掌會萬民之
云、古獄官曰尉氏、是卒伍以起徒役、
自古獄官皆曰尉氏、鄭之獄官亦曰尉
非獨鄭有之、蓋是時氏死屍也、
已過周之王城而至錮欒氏以細事會
西鄙矣、故言將歸死會以訓上下之則、
於周之獄吏也、　息朝以正班爵之義、
軒曰、布四體、言布政持礼而行、猶人
四體以待戮、　又曰、須事而載礼運云、
考一段文意無王尤政者君之所以藏
晉之事、且盈不當無身也廿四年令名、
故顯揚父之非、蓋慶德之輿也、
嘗曩周地周人憎之以此爲辭以掠盈
財故盈云思慶之罪而王亦以尤而效
之爲非也、傳不記其事者小事不足載
也、惠棟曰、候候人也周礼夏官候人
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
之于竟存參、　馬宗璉曰、臣瓚漢書志
轘轅險道名存參、　息軒曰、經如經流
之經禮之經指禮之大者而言之、
又曰、欒王鮒之言是也、宣子不聽而不
能再陳之知其不能救叔向也、於是益
見叔向之知也、

陸粲曰、爵飲酒器設
此以觴勇士、因名勇
爵、非爵位也、案陸說
是、中井安井皆從之、
傳遜云、今淺觀之、陸
說爲優、綽玩之、則杜
說爲是、蓋使爲飲爵、
則州綽欲與之、亦何
不可、而莊公靳之、以
爲爲晉君勇也、唯其

雄猶言勇士也、
附注爵飲酒器設
此以觴勇士因名
焉、按源將軍征東
與時設甲乙位以
勵將士今某國猶
有此遺風每正旦
爲之杜注得之、
十八年傳以枚數
闔注枚謂馬檛此
云板數二枚不同、
今人數物猶云二

增註　校本

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 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
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冬、
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於商任、錮
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政須禮而行 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
不立、是以亂也、爲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 知起中
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音智 行戶郎反 蒯苦怪
反 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言不爲己用 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
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
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先悉薦反 莊公爲勇
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與音預下同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

爵位、故有傾惜之意耳、姑存之、既見十八年、曰言已爲隷尚新、故未能爲齊建功耳、惠棟曰、鄭康成曰、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宇鼎曰、叔老既見二十年經、杜何不注於彼而注於此、服虔曰、武仲非卿、故不書、說又詳輯釋、履軒曰、是行也、傳不言主、故今無可考、不必論、爲注亦臆斷、不可从、又曰、邑、御叔之私邑、采地矣、非公邑、下文倍其賦、倍征於私邑也、注誤、

校二校也、校數說、林註爲僕人尚新、息軒未得效勇耳、陸云、近、附近之近、廿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故知此亦然、傳不言武仲如晉之故、故杜原其意而說之也、不書、非公命也、鄭玄周礼註云、聖、通而先識也、洪範云、睿作聖、

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言但爲僕隷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

傳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御魚呂反、又魚據反、曰、焉用聖

宇鼎曰、御叔譏武仲以賢知故學而已、不欲爲其所爲也、焉用聖人、語意與論語焉用佞同、元粹案、焉用聖人字、說是、言武仲但聖人、故多勞人、不必爲聖人也、何以聖爲、特斥武仲之碌言、不知天將雨而困於泥路、不若我在家飲酒、則武仲其何以爲聖人也、伺菴曰、二使字不同、不可使、不可使用也、言其無幹蠹之能、可使、又傲忽當奉使之大任者、其罪不輕、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可以參看語氣、杜注拘迂、裟玉繩曰、傳云悼公九年云云、卽位八月云云、攷春秋及史記鄭簡

亦通識之名、林註、不知曠雨、何以爲知、且聖也、鄭玄云、實地之税、三分計税、夫食其二、二入於臣、然則諸侯之臣受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以國邑爲已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重賦、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撥周官無少正、魯有少正卯、

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焉於虔反、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使所吏反、任音壬、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魯襄八年、卽位八月、卽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戲許宜反、楚人猶

公元年當晉悼八年、林註競爭強也、是二九年者、蓋以厲公末年爲悼公之元也、申禮益飾詞有礼、而八月據傳是五月、指楚也、

息軒曰競強也、

按草木同類則臭味皆同、池徐云本晉同心、

息軒曰差池謂不與作沱、

履軒曰齊側皆反、是齊戒之齊、非齊同之會歲終歲事終以謂、秦齊朗說既見至正月朝正也、林註鄭使石臭告絶楚所執、傳在會蕭魚、月令孟夏天子飲

之前至十三年冬楚酎以禮繁注云酎人始歸長宥于鄭石之言醇也重釀酒榮之計也、此傳言歸也言飲酎者當是而討之似蕭魚會後夏祭之後言嘗酎鄭即朝晉十二年春者、謂見於夏祭執歸國、即討子侯石孟、腊爲謂祭未終胙石孟似又是一人非肉也、按燔又作膰、石臭也、必以石臭實祭肉也、漢書注正

石孟則所謂子侯者月且作酒八月成又何人乎、傳遂曰、因八月嘗酎會諸嘗、秋祭酎二重醇酒、矣廟中出金助祭、管而以酎薦祖考曰、想是古礼漢因之、嘗酎、據漢書景帝紀、但有徵責之言實及武帝紀、古有嘗酎出於口也、荐在薦助祭之禮而漢代因爰、

之時晉主夏盟擬迹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爲之執燔也、履軒曰、以爲口實、謂徵責之言常在於口也、書曰以台爲口實、息軒曰實充也、以徵責爲口中之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六

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擅貳於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ス言、觀レ釁飾辭也、言レ欲スル往ニ視レ楚ヲ知ニ可レ去否ヲ、○共音恭　晉於是乎有

萧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初佳反一七河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

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音于奚勿略反

土實、土地ノ所レ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ノ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

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見賢遍反又如字、酎直又反、嘗新飲酒爲嘗酎、○聽事期、聽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

君將靖東夏、謂一年一十年澶淵二月、往ヲ澶淵盟、○間去聲、又如字　四月、又朝以

涖梁之明年、涖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

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

無乃不堪任命、而勤爲仇讎、勤削也、謂見剥削不堪命則成

言常言之不合也、侗菴曰傳先曰不堪任命而承之以弱爲仇讎、是弱爲仇讎、在不堪任命之後、豈可謂兄弱倒不堪命乎、前斷斷、言其乖離不合、蓋不堪徵求之命而乖離爲仇讎也、注泛甚、

息軒曰案屬也」

履軒曰黜官、謂減家臣僕御之數、息軒曰、前漢食貨志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按黜官、謂減家宰采地、則采地亦可謂不知官事不攝也、之官、此官謂采邑下、或謂不多受君之女、祭以二句申薄祭、職事者非、

哀七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

足以二句申黜官、杜禮記言大夫有貶注未是、元粹案、息軒於君拾及五世是非也、若如此相通、古大夫有功、或得禘人何煩製官字邑字拾也、

之爲、履軒曰殷盛祭也、謂虞祔練祥之屬、軍旅時祭者耳、非拘篇、一祭定名注、三年盛祭是無變之說、不可從、蓋自三年一禘之說、後來耳、案說又見馬宗璉補注、惠棟曰實而能貧、能猶耐也、履軒曰詩傳、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息軒曰、侯度訓君、此非其義也、蓋亦斷章取義、侯當訓美、美度善法也、

惠棟曰荀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有馬、士廢同于卿、一王引之曰、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

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鋼欒氏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其忠信、爲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欒氏之命今納欒盈、紱其君光傳九

宗人立良、良子石、黑肱、黑肱子、張、召室老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一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

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子張、召室老

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欒氏之命今納欒盈、紱其君光傳九

人執信、臣人執其忠信、爲敬、上下同之、天之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鋼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

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

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申也、末然○盡津忍反　冬、會于沙隨、復

鋼欒氏也　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鋼也、○復扶又反、下皆同　欒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爲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

馬、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申也、末然○盡津忍反　冬、會于沙隨、復

鋼欒氏也　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鋼也、○復扶又反、下皆同　欒盈猶在

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爲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

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

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

之必泣弃疾曰君二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乐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重刑臣亦不爲漏泄君命罪之重○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
子南於朝轘轅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轘音患子南
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
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
之臣謂弃疾請徙于尸於朝徐取殯犯命王許之
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
子南於朝轘轅觀起於四竟○王遂殺
重刑臣亦不爲漏泄君命罪之重○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
居乐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增註校本

林註至謂遂子歸至其家也

稠人中應應對之應
從之追之也遂歸申叔婦家也
妙弃疾之於王二三子之於子南皆君臣其
其甘履軒曰左氏意蓋哀弃疾而有取也不是譏康王以謀告之而已非與之謀注誤矣參

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焉他日朝與
子謀其父之義○繼一賜反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
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屈建子木也○齮魚綺反圉居勿反有
三因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
欲與之語○見賢遍反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
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子與子
弁罪故不敢與子語○弁皮變反曰何故不懼自御
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者曰吾

增註

履軒曰、止、謂息交、

履軒曰、請舍子明之類、意專在絶惡人之嗣也、良之不賢、傳未言及、注蛇足、 侗菴曰、杜云、良又不賢故、是謂良之不賢與父類、異云、注良又不賢故五字可削去、是蓋謂父有罪、子當連坐也、二說胥未妥、蓋子展廢良而立大叔爲卿、謂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輩之醜行、而勿效之、此訓戒大叔之辭、 顧炎武曰、無昭惡也、言無昭子明之惡也、

校本

眞相知、

物氏云、眅或作販、从目爲是、說文眅、多白眼也、从目反聲、引此傳曰、鄭游眅字子明、

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被殺爲奪人妻故也、

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之、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六

襄經十六年溴徐公壁反斬韋昭音折音枳數侵所角反鄫音成傳叔向許丈反就間音閑忝于之承反警居領手又反守手又反將爲于僞反下文爲同之使所吏反遂相息亮反臣氏音咸子格古百反湛徐丈林反孟孺本又作擩如住反子速本亦作遬音同要也一遙反好勇呼報反海隘徐古定反魯隘於懈反禘大計反朝夕如字下同圻父音甫注同訾呰五刀反勑勞求于反經十七年子桱徐戶耕反傳曹隧音遂越竟音境遂飲○今本無遂字羸歩經反復還守扶又反嗇音色彭抉徐古穴反其傷如字畀余必利反注同大宰音泰後放此爲平公于僞反妨於音芳農收如字又手又反謳烏侯反之晳徐思益反吾儕仕皆反闔戶臘反廬力居反分謗補浪反衰本又作縗同注同○今本亦縗不緝七入

案本或九具作也具非也、

陸粲曰脫他活反、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幟作識是也案說文無幟字言部識字云識常也从言戠聲識訓爲常即周禮司常之常釋名釋言語云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礼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識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是古旗幟字多作識存參、

陸粲曰二十二年牢成音魯刀反是也、

○傳十九年仰膏雨焉若常膏之、膏雨如字徐古報反膏之古報反又如字、陸粲曰一膏一也皆讀如字、○傳食音嗣、陸粲曰食如字、○工僕、僕力侯反、陸粲曰僕郎侯反、○蹙、蹙其月反一音居月反、陸粲曰當從居月反昭二十三年推而蹙之一音厥是也漢書賈誼傳蹙六國蘇林音厥是也、

反 **經帶**直結反以苴麻爲經及帶 **杖**禮記云苴杖竹也 **屨**九具反 **食**嗣一音羊六反 **倚廬**於綺反 **不解**音蟹經十八年之使所吏反 **入竟**音境 **齊斬**所角反 **負芻**初俱反 **傳純留**地理志作屯 **爲曹**于僞反 **所殺**申志反○今本弒 **梗陽**古杏反 **巫皇**古刀反 **而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 **怙恃**音戶報反○今本弁 **背盟**音佩謂數所角反又 **守官**手又反 **棄好**呼報反○今本弁 **旗幟**申志反一音赤志反 **夜遁**徒困反 **連大**並如字 **塞隧**音遂道也郭 **最**徐子會反 **於陰**於懈反 **射殖**食亦反下注同 **中肩**丁仲反 **矢夾**古洽反 **乃弛**本又作施音同 **城守**手又反 **萩**本又作秋 **示間**音閑 **左驂**

七南反 **追**音百以 **杖**每回戶臘反門板 **不恐**曲勇反 **鄅堂**音尤 **扣馬**音口 **以輕**遣政反下同 **斷靭**音短 **沂**魚依反 **蓋縣**古害反下同 **邳**蒲悲反 **入泗**音四 **揚豚**徒門反 **見使**所吏反 **難易**以豉反 **於汾**扶云反 **旃然**章延反 **入汴**皮彥反 **薳**本又作萭○今本亦萭 **滑**于八反 **蟲牢**力刀反 **多凍**丁弄反 **吾縣**仕救反 **十九年祝柯**古多反 **潞水**一音虎伯反字林郭口獲二反 **西郛**芳扶反 **傳督揚**丁毒反 **毋侵**音無 **疆我**居良反 **蒲圃**布古反 **過魯**古禾反 **賄**呼罪反 **乘馬**繩證反注四馬爲乘同 **元帥**所類反 **而視**如字徐市至反下同 **嶚**其虔反下同 **盥**音管 **其爲**于僞反下注爲懷子同 **兵并**如字又必政反 **將中軍**子匠反後放此 **召伯**上照反下同 **勞**力報反 **來**力代反 **之長**丁丈反 **鑄鐘之樹聲應**

亦音厥、

應對之應且夫音扶舜反以之懲直升反娶子七住反中子音仲亦作仲下皆放此○今本亦仲辟必計反立適丁歷反本或作嫡○今本亦嫡間諸侯間厠之間簡公猶少同黜其京反下注同藍力甘反及下同之難乃旦反注文吾為同作難乃旦反邴豫音丙叔鼠彼皮反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語皆咨其九反德行下孟反注同無疆居良反下注同宥之音又反鯀古本反極紀力反大甲音泰而相息亮反右王音又之乘繩證反於難乃旦反守臣手又反注同罪重直用反注同郊甸徒練反伏竄七亂反

陸粲曰申志反則亦當讀如弒於文為重宜如字讀、

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為成公之姊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

在早直角反濯直角反不懲直升反嘗令力呈反殺之申志反又如字徐如字○今本作弒殺之古典反瘐所又反不相能如字徐乃代反不為于偽反下文同邴豫音丙叔鼠彼皮反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語皆咨其九反德行下孟反注同無疆居良反下注同宥之音又反鯀古本反極紀力反大甲音泰而相息亮反右王音又之乘繩證反於難乃旦反守臣手又反注同罪重直用反注同郊甸徒練反伏竄七亂反

157
17
21

輔相息亮反敎之戶敎反或作效○今本弒申志反下同○今本弒剽匹妙反其枚本亦作枚子爲于僞反嘗射食亦反

經二十二年傳之守手又反爲公于僞反多知音智又如字而傲五報反之纛丁故反少正詩照反注及下少牢同倚其綺反黨

許靳反重之直用反公孫貢戶雅反下同先纏悉薦反若至在薦反不惕他歷反朝夕如字堪任音壬黑肱古弘反馬數所主反

十乘繩證反令宣力呈境反下同君焉於虔反焉入同四竟音境下同取殯必及反殺吾如字一音試游販呼板反○疏本普板反